孟姜女故事

研究集

第一冊

民俗學會叢書出版預告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三冊）……顧頡剛
中國歌謠概論……董作賓
福建民俗概論……陳錫襄
民間文藝叢話……鍾敬文
妙峯山……顧頡剛
民俗學問題格……楊成志
陸安傳說集……靜 聞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顧頡剛

（一九二四，一一，一三，北京大學歌謠週刊）

孟姜女的故事，論其年代已經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本部，實在是一個極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學者只注意于朝章國故而絕不注意于民間的傳說，以至失去了許多好材料。但材料雖失去了許多，至于古今傳說的系統卻尚未泯滅，我們還可以在斷編殘簡之中把牠的系統搜尋出來。

孟姜女即左傳上的『杞梁之妻』，這是容易知道的。因爲杞梁之妻哭夫崩城屢見于漢人的記載，而孟姜之夫『范希郞』的一個名字還保存得『杞梁』二字的聲音。這個考定可說是沒有疑義。于是我們就從左傳上尋起。

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云：

齊侯（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這是說，齊侯打莒國，杞梁華周（即杞殖華還，當是一名一字）作先鋒，杞梁打死了。齊侯還去時，在郊外遇見他的妻子，向她弔唁。她不以郊弔爲然，說道，『若杞梁有罪，也不必弔；倘使沒有罪，他還有家咧，我

不應該在郊外受你的弔。』」齊侯聽了她的話，便到他的家裏去弔了。在這一節上，我們只看見杞梁之妻是一個謹守禮法的人，她雖在哀痛的時候，仍能以禮處事，神智不亂，這是使人欽敬的。至于她在夫死之後如何哀傷，左傳上一點沒有記出。她何以到了郊外，是不是去迎接她的丈夫的靈柩，左傳上也沒有說明。華周有沒有和杞梁同死，在左傳上面也看不出來。

這是公元前五四九年的事。從此以後，這事就成了一件故事。這件故事在當時如何擴張，如何轉變，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過了二百年，到戰國的中期，有檀弓一書（今在小戴禮記中，大約是孔子的三四傳弟子所記）出世。這書上所記曾子的說話中也提着這一段事：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奪即隧），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這一段話較左傳所記的沒有什麼大變動，只增加了『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一語。但這一語是極可注意的。牠說明她到郊外爲的是迎柩，在迎柩的時候哭得很哀傷。左傳上說的單是禮法，這書上就塗上感情的色彩了。這是很重要的一變，古今無數孟姜女的故事都是在這『哭之哀』的三個字上轉出來的。

比檀弓稍後的記載，是孟子上記的淳于髡的話：

淳于髡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告子下）

在這一段上，使得我們知道齊國人都喜歡學杞梁之妻（華周之妻，或在那時的故事中亦是一個善哭的人，或華周二字只是牽連及之，均不可知；但在這件故事中無關重要，我們可以不管）的哭調，成了一時的風氣。又使得我們知道杞梁之妻的哭，與王豹的謳，緜駒的歌，處於同等的地位，一樣的流行。我們從此可以窺見這件故事所以能穀流傳的緣故，齊國歌唱的風氣確是一個有力的幫助。

于是我們去尋戰國時歌唱中哭調的記載，看除了杞梁之妻外，再有何人以此擅名的。現在已得到的，是以下數條：

雍門子以哭見于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淮南子覽冥訓）

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于志，積于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淮南子汜論訓）

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不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列子湯問篇。列子一書雖僞，但牠原是集合戰國時諸書而成，故此條可信為戰國的記載。）

這三段中，都很明白的給與我們以「齊人善唱哭調」的史實。 雍門，高誘杜預都說是齊城門：雍門的人既因韓娥而善哭，雍門子周（依說苑名周）又以善哭有名，可見齊都城中的哭的風氣的普徧。 秦青薛譚之謳，淮南既說其「憤于志，積于內」，薛譚的學謳又因秦青的「撫節悲歌」而不歸，又可見他們所作的歌謳也多帶有憤悱悲哀的風味的。 用現在的歌唱來看，悲歌哀哭，以秦腔爲最。 秦腔中用「哭頭」（唱前帶哭的一呼，不用音樂的輔助）處極多，淒清高厲，聲隨淚下，足使聽客欷歔不歡。 齊國中既通行一種哭調，而淳于髡又說這種哭調是因杞梁之妻的善哭其夫而相習以成風氣的，那麼，我們可以懷疑這話的「倒果爲因」了。 杞梁之妻在夫亡之後，左傳上絕沒有說到她哭，絕沒有提到她悲傷，而戰國時的書上忽有她「哭之哀」的記載，忽有她「善哭而變國俗」的記載，而戰國時正風行着這種哭調，又正有韓娥秦青雍門周一班善唱哭調的歌曲家出來，這豈不是杞梁

之妻的哭調中有韓娥秦靑薛門周的成分在內嗎？又豈不是杞梁之妻的故事中所加增的哀哭一般事是戰國時音樂界風氣的反映嗎？淮南子修務訓云：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

邯鄲師爲什麼要這樣呢？修務訓在前面說明道：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讀此，可知音樂界的「託古改制」，與政治界原無二致，爲的是要引人注意，受人的尊敬。所以杞梁之妻的哭和她的哭的變俗，很有出于韓娥一輩人所爲的可能。即不是韓娥一輩人所託，也儘有聽者把他們的哭調與杞

變之事的故事混合爲一的可能。 何以故？ 我們相信當日對于杞梁之妻的觀念，原即是田主和學者對于神農黃帝的觀念，

用了這個眼光去看戰國和西漢人對于杞梁之妻的賞歎和稱道，沒有不準的。上文所舉的由戰國時的話——「哀之妻」和「善哭而變國俗」——不用說了，我們再去看西漢人的說話，

韓詩外傳的作者韓嬰，是西漢文景時人。 外傳上（卷六）引淳于髡的話，作：

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

「稱詠」，即是歌吟。 這是說把她的悲哭作爲歌吟。

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中的第五首，玉臺新詠（卷一）歸入枚乘雜詩第一首。 枚乘亦是西漢文景時人。 詩云：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這是寫一個路人聽着高樓上的絃歌聲而凝想道，「那一位能唱出這樣悲傷慷慨的歌呢，恐怕是杞梁之妻吧？」他敘述這歌聲道，「清商隨風發，慷慨有餘哀」，可見這種歌聲是很激越的。又說，「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歎，是和聲。）可見這種歌聲是很緩慢的，和聲很多的，與「曼聲哀哭」的韓娥之聲如出一轍。

王褒是西漢宣帝時人。 他做的洞簫賦（文選卷十七）形容簫聲的美妙道：

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

鍾子期伯牙師曠是絲樂方面著名的人，杞梁之妻是歌曲方面著名的人。他形容簫聲的美，說牠甚至于使得鍾子期等愕立而不敢奏，杞梁之妻失氣而不敢歌。 在此，可見杞梁之妻的歌是以「氣」擅長的。 這亦即是「曼聲」之義。 曼聲：是引聲長吟；長吟必須氣足，故云「爲其氣」。 十年前我曾見秦腔女伶小香水的戲。 她善唱哭頭，有一次演燒骨記，一個哭頭竟延長至四五分鐘，高亢處如潮湧，細沈處如泉滴，把怨憤之情不停地吐出，愈久愈緊練，愈緊練愈悲哀，不但歌者須善于運氣，即聽者的吸息亦隨着她的歌聲在胸膈間盪轉而不得吐。 現在用來想象那時的杞梁妻的歌曲，覺得甚是親切。

所以杞梁之妻的故事中心，在戰國以前是不受弔，在西漢以前是悲歌哀哭。

在西漢的後期，這個故事的中心又從悲歌而變爲「崩城」了。第一個敍述崩城的事的人，就現在所知的是劉向。他在說苑裏說：

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立節篇）

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善說篇）。

敍述得較詳細的，是他的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這書裏說：

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其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

人：「殖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

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一本作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一本作七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

下面頌她道：

杞梁戰死，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避不敢當。

哭夫於城，城爲之崩。

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其實劉向把左傳做上半篇，把當時的傳說做下半篇，二者合而爲一，頗爲不倫。因爲春秋時智識階級的所以贊美她，原以郊外非行禮之地，她能卻非禮的弔，足見她是一個很知禮的人；現在說她「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難道城下倒是行禮的地方嗎？一哭哭了十天，以致城崩身死，這更是禮法所許的嗎？禮本來是節制人情的東西，牠爲賢者抑減其情，爲不肖者興起其情，使得沒有過與不及的弊病。所以檀弓上說道：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檀弓上）

子游曰，「……直情而逕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檀弓下）

孔子惡野哭者。（檀弓上）。鄭玄注，『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陳皓注，『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由此看來，杞梁之妻不但哭踊無節，縱情滅性，爲戎狄之道而非可繼之禮，並且在野中叫呼，使人疑駭，爲孔子所惡而銜枚氏所禁。她既失禮，又犯法，豈非和「知禮」二字差得太遠了！況且中國之禮素嚴男女之防，非惟防着一班不相干的男女，亦且防着夫婦。所以在禮上，寡婦不得夜哭，爲的是犯了「思情性」（性慾）的嫌疑。魯國的敬姜是春秋戰國時人都稱爲知禮的，試看她的行事：

穆伯（敬姜夫）之喪，敬姜晝哭。文伯（敬姜子）之喪，晝夜哭（國語作暮哭）。孔子曰，『知禮矣！』（陳注，『哭夫以禮，哭子以情

，中節矣。（ ）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妻妾）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以上檀弓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國語魯語下）

由此可見，古變之妻不但自己犯了「恩薄性」的嫌疑，並且是以彰明其丈夫的「好內」（見上國語），將爲敬姜所痛恨而孔子所痛譏。這樣的婦人，到底犯着禮法的愆尤，如何配得列在「貞順」之中？如何反被稱爲表章了？我們在這裏，應當盡一句公道話：這兩樁相提並的故事，是沒有標準的法家

陶的「齊東野人」（淄水在齊東）想像出來的杞梁之妻的悲哀，和神靈對于她表示的奇蹟。，劉向誤聽了「野人」的故事，遂至誤收在「君子」的列女傳。但他雖誤聽誤收，而能使得我們知道西漢時卽有這種的傳說，這是應當對他表示感謝的。

從此以後，大家一說到杞梁之妻，總是說她哭夫崩城，把「郤郊弔」的一事竟忘記了——這本是講究禮法的君子所重的，和野人有什麼相干呢！

王充是東漢初年的一個大懷疑家，他歡喜用理智去打破神話。 他根本不信有崩城的事，所以他在論衡感虛篇中駁道：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 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 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 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 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

悽愴感動也。　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　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　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　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　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　或時城適自崩，杞梁之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他不以故事的眼光看故事，而以實事的眼光看故事，他知道「城爲之崩」是虛，而不知道他所認爲實事的「嚮城而哭」亦即由崩城而來，這不能不說是他的錯誤。　至於「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欲爲理性的解釋，反而見其多事。　但我們在這裏，也可知道一點傳說流行，大家傾信的狀況。(變動篇中也有駁詰的話，不復舉)。

東漢的末年，蔡邕推原琴曲的本事，著有琴操一書。　這書中(卷下)

截着一段，「芑（郎杞）梁妻歎」的故事。芑梁妻歎是琴曲名，是琴師作曲以狀杞梁妻的歎聲的，但他竟說是杞梁之妻自做的了。原文如下：

芑梁之妻歎者，齊邑芑梁殖之妻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曰：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哀感皇天城爲墮！

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這一段故事雖是和列女傳所記差不多，但有很奇怪的地方。她死了丈夫不哭，反去鼓琴，有類于莊子的妻死鼓盆而歌。歌凡三句：上一句是楚

辭九歌少司命一章中語，似乎和他們夫婦的事實不切；下一句是自己說—
我的哀可以感動皇天，使城倒墮—，墮城只是口中所唱之辭。　歌曲一完
，她就投水死了，也沒有十日七日的話。　把他和列女傳相較，覺得列女
傳的杞梁妻太過費力，而琴操的杞梁妻則太過飄逸了。

自東漢末以至六朝末，這四百餘年之中，這件故事的中心——崩城—
—沒有什麼改變，看以下諸語可見：

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後漢書卷五十七劉瑜傳）

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　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　（文選卷三十七，曹植求通親親表）

貞夫淪莒役，杜弔結齊君。　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　精微貫

穹旻，高城爲隤壞。（樂府詩集卷七十三，宋吳邁遠杞梁妻）

以前只是說崩城，到底崩的是那地方的城，還沒有提起過，西晉崔豹的古今注（卷中）首說是杞都城。

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

這一段以杞殖作「杞植」，又忽然跑出一個妻妹明月來作曲（這或因夫死不應鼓琴之故），與蔡邕琴操說不同，暫且不論。最奇怪的，是「杞都城感之而頹」。杞梁只是姓杞，並非杞君，他和杞都城有什麼相關。況杞國在今河南開封道中間的杞縣，莒國在今山東濟寧道東北的莒縣，兩處相去千里，何以會得杞梁戰死于莒國而其妻哭倒了杞城？這分明是杞地

的人要拉攏杞梁夫婦做他們的同鄉先哲，所以立出這個異說。

在後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卷二十六沭水條莒縣）中，卻說所崩的城是莒城：

> 沭水……東南過莒縣東……列女傳曰，「……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哀感皇天，城爲之墜」，卽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餘里。

杞梁之妻所哭倒的，無論是東漢人沒有指實的城，是崔豹的杞城，是酈道元的莒城，總之在中國的中部，不離乎齊國的附近。杞梁夫婦的事實，無論如何改變，他們也總是春秋時的人，齊國的臣民。誰知到了唐朝，這個故事竟大變了！最早見的，是唐末詩僧貫休的杞梁妻：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
築長城兮遮北胡，
築人築土一萬里，
杞梁貞婦啼嗚嗚—
上無父兮中無夫，
下無子兮孤復孤。
一號城崩塞色苦；
再號杞梁骨出土。
疲魂飢魄相逐歸，
陌上少年莫相非！（見樂府詩集卷七十三，尚未檢他的禪月集。）

這詩有三點可以驚人的：

（1）杞梁是秦朝人。

（2）秦築長城，連人築在裏頭，杞梁也是被築的一個。

（3）杞梁之妻一號而城崩，再號而其夫的骸骨出土。

這首詩是這件故事的一個大關鍵。牠是總結「春秋時死于戰事的杞梁」的種種傳說，而另開「秦時死于築城的范郎」的種種傳說的。從此以後，長城與他們夫婦就成了不解之緣了。

這件故事所以會得如此轉變，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在內。就我所推測得到的而言，牠的原因至少有二種：一是樂府中「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歎」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時勢的反映。

飲馬長城窟行最早的一首即「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之篇，文選上說是古辭，玉臺新詠說是蔡邕所作。此說雖未能考定，但看樂府詩集（卷三十八）此題下所錄詩有魏文帝、陳琳、……直至唐末十六家的作品，便可知道這種曲調是三國六朝以至唐代一直流行的。他們所詠的大概分

兩派，雄壯的是殺敵凱還，悲苦的是築城慘死。建築長城的勞苦傷民，雖戰國秦漢間的民衆作品並無流傳，但這原是想像得到的。（水經注引楊泉物理論云「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其悲痛如此」。楊泉是晉代人，這四句歌恐即由陳琳詩傳訛的，故不贅。）三國時陳琳所作，即屬于悲苦的方面。詩云：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

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髮知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這說的夫婦的慘別之情，雖沒有說出人名，但頗有成爲故事的趨勢。 唐代王翰作此曲，其下半篇云：

回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

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

黃昏塞北無人煙，鬼哭啾啾聲沸天。

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

這把長城下的白骨，指明是秦王的築城卒了。 樂府詩集又有僧子蘭一詩，子蘭不知何時人，看集上把他放在王建之後，或是晚唐人。 詩云：

游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
馬嘶聞水腥，為浸征人骨。
豈不是流泉，終不成潺湲。
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中冤。
骨若不流水，四海有還魂。
空流嗚咽聲，聲中疑是言。

這竟是把陳琳的「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一語發揮盡致。拿這篇與賈休的思婦連合看，眞分不出是兩件事了。他們為什麼會得這般的接近？ 只因古時的樂府，也即是現在的歌劇，流傳既廣，自然容易變遷。 飲馬長城窟行本無指實的人，恰好把築梁之妻有崩城的傳說，所以就使她做了「賤妾何能久自全」的棄婦，來一吐「鬼哭啾啾聲沸天」的怨氣。于是這兩曲歌曲中的故事就合流為一條了。

唐代的聲勢怎樣呢？　那時的武功是號爲極盛的，太宗高宗玄宗三朝，東討高麗，新羅，西征吐蕃，突厥，又在邊境設置十節度使，帶了重兵，墾種荒田，防禦外蕃。　兵士終年勤勞于外，他們的悲傷，杜甫的兵車行，新婚別諸詩均可見。　他們離家之後，他們的夫人所度的歲月，自然更是難受。　她們魂夢中縈繞着的，或是在「玉門關」，或是在「遼陽」，或是在「漁陽」，或是在「黃龍」，或是在「馬邑」，「龍堆」，反正都是在遠隔數千里的長城一帶。　長城這件東西，從種族和國家看來固然是一個重鎭，但閨中少婦的怨毒所歸，她們看着便與妖孽無殊。　誰人是運了自己的野心而造長城的？　大家知道是秦始皇。　誰人是爲了丈夫慘死而痛哭而哭倒城的？　大家知道是杞梁之妻。　這兩件故事由聯想而併合，就成爲「杞梁妻哭倒秦始皇的長城」，於是杞梁遂非做了秦朝人而去造長城不可了！　她們再想，杞梁妻何以要在長城下哭呢？　長城何以爲她倒壞呢？

這一定是杞梁被秦始皇葬在長城之下，必須由她哭倒了城，白骨才能出土，于是從有「築人築土一萬里」，「再號杞梁骨出土」的話流傳出來了！她們大家有一日哭倒長城的怨氣，大家思借着杞梁之妻的故事來消自己的塊壘，所以杞梁之妻就成爲一個「丈夫遠征不歸的悲哀」的結晶體！

在這等征戰和徭役不息的時勢之中，所有的故事，經着那時人的思慕的煩染和塗飾，都容易傾向到這一方面。我們再可以尋出一個莫愁，做杞梁之妻的故事的旁證。

莫愁，是六朝人詩中的一個歡樂的女子，這個意義單看她的名字已甚明白。玉臺新詠（卷九）載歌詞一首（樂府詩集作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
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
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子字阿侯。

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
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

這寫得莫愁的生活豪華極了，福氣極了。 但試看唐代沈佺期的古意：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照這樣說，她便富貴的分數少，而邊思閨怨的分數多了。「莫愁」尙可變成「多愁」，何況久已負了悲哭盛名的杞梁之妻呢！

所以從此以後，杞梁妻的故事的中心就從哭夫崩城而變爲「曠婦懷征

夫。」

較貫休時代稍後的馬縞（五代後唐時人），他做的中華古今注是根據崔豹的古今注的。 他的書不過推廣崔書，凡原來所有的幾乎一個字也沒有改。 所以他的杞梁妻一條（卷下）也因襲著崔書。 但即使因襲，終究因時代的不同，傳說的鼓盪而生出一點改變。 他道：

杞梁妻歎，杞梁妻妹朝日之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 長城感之頹。 遂投水而死。 其妹悲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賢……

這和崔豹書有三點不同。 （1）梁妻妹的名字由「明月」改作「朝日」了。（2）歌名不曰「杞梁妻」而曰「杞梁妻賢」（「賢」字或係「歎」字之譌）。（3）哭倒的城不曰「杞都城」而曰「長城」。 妹名和歌名不必計較，城名則甚可注意。 杞梁之妻哭夫于莒齊之間，杞城感之而倒已是可怪，怎麼隔

了二千里的長城又聞風而興起呢？　杞梁戰死的時候，不但秦無長城。即齊國和其他各國也沒有長城，怎麼因了她的哭而把未造的城先倒掉了呢？我們在此，可以知道杞梁之妻哭倒長城，是唐以後一致的傳說，這傳說的勢力已經超過了經典，所以對於經典的錯迕也顧不得了。

北宋一代，她的故事的樣式如何，現在尚沒有發見材料，無從知道。南宋初，鄭樵在他的通志樂略中曾經論到這事。他道：

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人悲憂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無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響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　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　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顧彼亦豈欲爲此誣罔之事乎！正

爲彼之意向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

這眞是一個極圓通的見解，古今來很少有人把這樣正當的眼光去看歌曲和故事的。可惜「演成萬千言」的「杞梁之妻」今已失傳，否則必可把唐代婦人的怨思悲憤之情從「暢其胸中」的稗官的口裏留得一點。

較通志稍後出的，是孟子疏。孟子疏雖署著北宋孫奭的名字，但經朱熹的證明，這是一個邵武士人做了而假託于孫奭的，這人正和朱熹同時。他的書非常淺陋，有許多通常的典故也都未能解出，郤敢把流行的傳說寫在裏面，冒稱出於史記。如離婁篇「西子蒙不潔」章，他疏云：

案史記云，「西施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這便是史記上所沒有的。這樣著書，在學問上眞是不值一笑，但在故事的記載上使得我們知道宋代時對於西施會有這樣的一個傳說，這個傳說中

的看西施正和現在到上海大世界看「出角仙人」一樣，這是非常可貴的。他能如此說西施，便能如此說杞梁之妻。所以他說：

或云，齊莊公襲莒，戰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

杞梁之妻的大名到這時方纔出現了，她是名孟姜！這是以前的許多書上完全沒有提起過的。自此以後，這二字就為知識階級所承認，大家不稱她為「杞梁之妻」而稱她為「孟姜」了。

孟姜二字怎麼樣出來，這也是值得去研究的。周代時婦人的名字，太都把姓放在底下，把排行或謚法放在上面。如「孟子」，「季姬」便是排行連姓的。如「莊姜」，「敬嬴」，便是謚法連姓的。孟姜二字，孟是排行，姜是齊女的姓；譯作現在的白話，便是姜大小姐。這確是周代時人的名字，為什麼到了南宋始由民眾的傳說中發見出來？

在詩經的鄘風桑中篇，有以下的一章：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又鄭風有女同車篇二章中，也都說到孟姜：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將翺將翔，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姚際恆在詩經通論（卷五）裡解釋道：

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

這話甚爲可信。依他的解釋，當時齊國必有一女子，名喚孟姜，生得十分美貌。因爲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變成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稱爲孟姜。正如西施是一個私名，但因爲她極美，足爲一切美女的代表，所以這二字就成爲美女的通名。（現在煙店裏的美女喚做烟店西施，豆腐店裏的美女喚做豆腐西施——江浙一帶如此，未知他處然否。）又嫌但言孟姜，她的美還不顯明，故在上面再加上一個「美」字喚做「美孟姜。」如此，則「美孟姜」即爲美女之意更明白了。孟姜本爲齊女之名，但鄘風也有，鄭風也有，可見此名在春秋時傳播得很遠。以後此二字雖不見于經典，但是詩歌中還露出一點繼續行用的端倪。如漢詩隴西行（玉臺新詠卷一）云：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

又曹植妾薄命行(玉臺新詠卷九)云：

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

可見在漢魏的樂府中，「齊姜」一名又成了好婦美女的通名，則孟姜二字在秦漢以後民衆社會的歌謠與故事中繼續行用，亦事之常。杞梁是齊人，他的妻又是一個有名的女子，(有名的女子必有被想像爲美女的可能性)，後人用了孟姜一名來稱杞梁之妻，也很是近情。這個名字，周以後潛隱在民衆社會中者若干年；直到宋代，才給智識階級承認而重見於經典。孟姜成了杞梁之妻的姓名；于是通名又回復到私名了。

作者近日事務非常冗忙，爲踐專號的宿諾，勉強抽出三天功夫，匆促作成這半篇。以下半篇，得暇即做。但說不定何日有暇。續文

下期如能登出，那是最好。但不能登出亦是在意料中的，請讀者原諒！

再，讀者如有材料供給我，請送本校三院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會轉交。

十三，十一，十九，

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辨自序中刪去之一部份）　顧頡剛

（一九二七，一，現代評論二週年增刊）

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自己願担任的工作有兩項：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構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為統系的叙述」（自序頁六十二）。這一篇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他把傳說作為統系的叙述，「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自序頁六十八）。

這一段的研究，與作者的古史方法，既有這重要的的關係，所以他的初意是要把這一段放在古史辨自序中的。後因其太多，陳通伯先生也勸他把這一部份獨立為一文（自序頁六十八），所以這一部份就在這增刊中發表了。

作者發始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遠在數年前。其第一篇論文孟姜女故事的轉變載在他所主撰之北大歌謠週刊第六十九號中，此號為孟姜女專號

第一期，其後繼續七個月中共出專號九次，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凡得十二萬字。　其中關於孟姜女的故事，見於鼓詞，詩歌，戲劇民間傳說中的材料很多；但除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是整理後稍有系統的文字外，其餘多是散列的材料，未加若何整理。　所以作者在孟姜女專號第五期中說過「一來是我太忙，找不到幾個整天的空閒；二來是材料愈積愈多，既不忍輕易結束，尤不敢隨便下筆」。然關於這項工作的整理，不單是作者研究古史的旁證，且是一般讀者的渴望了。這裏增刊所登的，作者註為「第一次結賬」這個結賬共分為三部份：（一）孟姜女故事歷史的系統，（二）地域的系統，（三）究研的結論。　其第一部份已登載於現代評論第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三期中，為讀者的便利起見，作者要求把第一部份再重登在增刊裏，合起第二第三兩部份成一個完全的記載。　於今就照作了。　合共三萬餘字。

(一)孟姜女故事歷史的系統

(1)此故事最早見的，是左傳。襄二十三年(紀元前五四九)傳說，齊將杞梁在莒國戰死。齊侯回來，在郊中遇見杞梁之妻，使弔之。她以爲郊中不是弔喪的地方，把他卻去。齊侯到她的家裏弔了。在這一段記載裏，只見得她是一個知禮的婦人。還有杞梁同戰的華還結果如何，書上沒有說。

(2)次見的是檀弓。它引曾子的話道，「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這是說明她遇見齊侯爲的是迎柩；「哭之哀」三字又塗上了感情的色彩了。

(3)其次是孟子上的淳于髡的話。他道，「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他把

梁妻的哭和王豹緜駒的歌謳同軌，並說因她的哭夫而變了國俗，可見齊國唱她的哭調的風氣是很盛行的。　據戰國時的記載，雍門周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流涕狼戾；韓娥過雍門，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其後雍門人善放娥之遺聲：可見齊都中人的好唱哭調原是戰國時的風氣。　所以我們可以懷疑淳于髡這話是倒果爲因的：因爲齊國有此風氣，所以成了杞梁之妻的哭；他的哭中原有韓娥們的成分，她的故事中加入的哀哭一段事原是戰國時音樂界風氣的反映。

（4）在西漢時，她的故事依然向着這方面發展。　枚乘雜詩說，「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王褒洞簫賦形容簫聲的妙，說，「鍾期牙曠悵然而悼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

（5）到西漢的後期，這個故事的中心忽從悲歌而變爲崩城。　劉向在說苑及列女傳中都說她在夫死後向城而哭，城爲之崩；列女傳中並說她因

無人可靠，赴淄水而死。 這樣的任性運行，和都市中的知識的態度大不相同，劉向採入書中，可見「齊東野人」的傳說的力量勝過了經典中的記載了。

（6）牠哭崩的城的所在，東漢初年王充論衡裏首說是杞城，並且給她哭崩了五丈（變動篇）。 杞國當杞梁死時是在緣陵（今山東昌樂縣），離臨淄很近，從莒到齊可以經過，這說如當實事看也說得通。 順從這一說的，有東漢末邯鄲淳說的「杞崩城隅」（曹娥碑），西晉時崔豹說的「杞都城感之而頹」（古今注）。

（7）三國時，她的故事忽然出了一個非常可怪之論。 曹植在黃初六年令中說「杞妻哭梁，山為之崩」，又於精微篇中說「杞妻哭死夫，梁山為之傾」，可見那時有她哭崩梁山的傳說。 這種傳說在王充時還沒有，所以他駁崩城之說時尚說「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 他從大體勢力的一點，

哪知不久就從他賢語的理由中生出了新的傳說來了。 梁山崩是春秋時的一件大事（成五年，紀元前五八六），當然在山陵間可以構成一種傳說。這種傳說和杞梁妻的傳說結合，主要的理由固然爲了她的哀哭的感天。但一半也因了杞梁的字「梁」，與杞梁的氏「杞」，而崩杞城一樣。 這種傳說似乎並不普遍（曹植文中既說「崩山隕霜」，又說「崩城隕霜」），後來便歇絕了；李白詩中雖有「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東海有勇婦）的話，說不定他是沿襲曹植所用的典故。（清韓城縣志云，「孟姜女祠在大寧都，今廢」，或是這件故事的尾聲。）

8）直漢末，蔡邕著的琴操有芑梁妻歎一曲，這是第一次把她的歎辭寫出的。 歎道，「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墮！」 上二句是楚辭少司命中語，下一句是自己說墮城，都很奇突。 此後敘述她的歌曲的，有西晉崔豹古今注和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 崔豹說

此歌是她的姊明月所作，馬編說是她的妹潮音所作。

（9）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說她哭的城是莒城（沭水注）。這或因列女傳中有「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的話，杞梁既死於莒，其實他也是到莒去哭，齊門由他自己改定的。　這句話因爲沒有傳說在前邊了、所以沒有勢力，只有明楊儀及湯王覺閩一班好事人纔在明良記列女傳注中引了。

（10）同賢記（不知何人撰，見琱玉集引，日本寫本署天平十九年，卽唐玄宗天寶六年〔七四七〕可見此書是中唐以前人所作，因曾見此文在琱玉集）說燕人杞良避始皇築長城之役，逃入孟超後園，孟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見之，請爲其妻。　杞良辭之。她說，「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就告知父親嫁他。　夫妻禮畢，良回作所，主典怒其逃走，打殺之，築城內。　仲姿既知，往向城哭。　死人白骨交橫，不能辨別，乃刺指血滴

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瀝至良骸，血流徑入；便收歸葬之。這個記載比較了以前的傳說顯然換了一副新面目。第一，它把杞梁改名爲良，并且變成了秦朝的燕人而築長城了。第二，它把杞梁之妻的姓名說出了，是姓孟名仲姿。第三，杞良是避役被捉打殺，築在長城內的，所以她要向城面哭。第四，築入長城內的死尸是很多的，所以她要滴血認骨。這幾點都是很可注意的。孟仲姿的姓名或是從孟姜變的；也許孟姜是從孟仲姿變的，現在沒有證據，未能斷定。說杞良爲燕人，想因燕近長城之故。或者這一種傳說是從燕地起來的。滴血認骨是六朝時盛行的一種信仰，蕭綜私發齊東昏墓一件事是一個證據。至於杞梁築長城，孟仲姿哭長城，這裏面自有複雜的原因。其一，是由於事實上的。隋唐間開邊的武功極盛，長城是邊疆上的屏障，戍役思家，閨人懷遠，長城便是悲哀所集的中心。杞梁妻是以哭夫崩城著名的，但哭崩

杞城和莒城與當時民衆的情感不生什麼關係，在他們的情感還非要求她與崩長城不可。 其二，是由於樂曲上的。 樂曲裏說到城的，大抵是描寫築城士卒的痛苦。 如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說「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王翰的詩說「長城道傍多白骨，……云是秦王築城卒，……鬼哭啾啾聲沸天」，張籍築城曲說「千人萬人齊抱杵，……軍吏執鞭催作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都是。 在這些歌詞中，都有着他們的閨人去痛哭崩城的傾向。 杞梁妻既只與城和崩拄着名，自然會得着她在這些歌詞中的主人，把她向故事變爲與長城而收取了白骨而歸家了。

〔11〕文選注殘卷（日本寫本，羅叔蘊先生影印，題爲「唐寫」，其中引及李善及五臣注，最早亦在中唐以後）曾檢其適選裏的注中說，孟姜居近長城，正在後園池中游戲，杞梁逃役到此，她反而見之，請爲夫妻。

梁以不敢與貴人相偕」，她說，「婦人之體不可再爲男子所見」，遂與之交。後聞其死，往收其骸骨，知他築在城中，便向城哭，城爲之崩。城中骨亂難識，乃以淚滴之，遂成血。這段故事和同賢記所載頗相似；說孟姿居近長城；和同賢記言杞良爲燕人亦相近。又稱孟仲姿爲孟姜，和孟姜一名更接近了。

(12)敦煌石室中的曲子是唐末宋初人所寫的。裏邊有一首小曲，格律頗近乎搗練子。曲中稱杞梁爲「犯梁」、稱孟姜爲「孟姜女」，又說「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長城路，實難行，……因其強伴早逝陪」。這是始從「夫死哭城」而變爲「送夫送衣」，孟姜女一名也坐實了。送夫送衣一件事也是有來歷的。我們讀漢以後的詩，便可見「搗衣」「征衣」的特別多，這是因爲沙塞征戍者也特別多之故。如謝惠連的「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柳惲的「念君方遠遊，望妾理紈素」；庾信的「玉階風

轉急，上城擣衣闇」，杜甫的「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都是。但這是製衣付寄而不是自行。後來忍不住了，（或是尋不到送衣的人），唐王建的送衣曲便道，「去秋送衣渡黃河，今秋送衣上隴坂。婦人不知道徑處，但問新移軍近遠。……願郎莫著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她是一年一度的自己送去了。婦人送衣和杞梁妻有什麼關係？唐皮日休卒妻怨云：「河隍戍卒去，一半多不回。……處處魯人髽，家家杞婦哀，」原來她們把自己的丈夫當做杞梁的丈夫，她們要借了她的故事來澆自己的塊壘呢！至于「孟姜」一名，已見詩經鄘風和鄭風，又都加上「美」字，說不定在春秋時即以為美女的通名，像現在說西施或嬌娃一樣。大雅又稱致亶父妻為「姜女」，或許後來起名在民眾社會中即與孟姜相併合。杞梁之妻的名，或由「杞梁妻」轉而漸變為孟姜，以至于傳姜。（孟姜或由姜嫄致誤，詳說下陝西條。）

（13）唐宋周朴作塞上行，直用民衆傳說，云：「長城與崩後，寂寞到如今。」 同時僧貫休做的杞梁妻也是這般，說，「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後人不知道那時的傳說，單見貫休這詩，以為是他的無知妄作。 例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罵的「並左傳，孟子而未讀」，汪价在中州雜俎中罵的「乖謬外錯，皆由僧貫休詩誤也」。 他們不知道一種傳說能夠使得文人引用，它的力量一定是大得超過了經典。 貫休詩中這樣說，正可見唐代盛行的孟姜女故事的面目是這樣的呢。

（14）北宋祥符中（一〇〇八——一〇一六），王夢徵作安肅的姜女廟記（一作孟姜女結衣塚碑刻），此碑至明隆慶間發見。 這是我們知道的孟姜女廟的最早的一個。 又同官的孟姜女廟是北宋嘉祐中（一〇五六——一〇六三）縣令宋諤重修的。 因為她的人格日益偉大，所以列入了祀典。

（15）南宋初，鄭樵在通志樂略中謂稗官之流把杞梁之妻演成了萬千言，可見那時有把這件故事作爲小說或平話的。

（16）約略與通志同時的孟子疏說：「或云、齊莊公襲莒，戰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這是杞梁之妻的孟姜一名首見于經典。

（17）南宋周輝著的北轅錄記淳熙四年（一一七七）賀金國生辰事，中云，「至雍丘縣，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這是范郎之名見于載籍的第一次。雍丘原即西周時的杞國，那地久有孟莊，說不定這個廟宇是從她的姓和最初所說的哭崩的城上轉出來的（現在的唱本和小說都說孟姜是孟家莊人）。至於杞梁的變爲范郎乃是形誤（「杞」字一變而爲文義難注的「犯」，再變而爲較熟習小曲的「氾」，三變而爲與犯同音的「范」）而兼音變（「由」另一元「變爲」另元」）。

（18）元陶宗儀著的輟耕錄中所載院本名目，在「打略拴搐」類裏有孟姜

女。 院本是金國的劇本，或者這本戲是十二世紀中的產物。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孟姜女戲中的最早一本。 明沈璟著的南九宮譜中引孟姜女傳奇二則：一是築城者唱的，中有「杏是簪纓後裔……儒身掛荷衣」之句，可見其中說萬喜良用儒生築城；一是范郎的母親唱的，中有「傷恨孤貧命，閃一子晚景溫存」之句，可見其中曾說范郎由其母撫育成人。（元末高則誠做的琵琶記說「譬如范杞郎去築長城道，他的親兒怎生存？」詳意與此同）南曲譜雖未說明這一本傳奇是何代人所作，但南曲導源於宋，南曲譜所引的南文多是很古的，明徐渭南詞敍錄所錄「宋元舊篇」中有孟姜女送寒衣，疑即是此。 如果這一個假設不誤，這本戲可以定為我們所知道的孟姜女戲的第二本。 元鍾嗣成做的錄鬼簿中，彰德人鄭廷玉條下有孟姜女送寒衣，這是北曲中的整本孟姜女戲，可惜也失傳了。 在北曲中偶然說到孟姜女的地方，可以注意的有二條：一是馬致遠做的任風子，說「想當時范杞良

築在長城內」。；一是武漢臣做的生金閣，發現了范杞梁」。在這內容中，可以知道元代的孟姜女故事對於范郎有新變的傳說；人可以是梁國一面改姓了范，但名中仍保存了杞字：變成了一個乘時流行的雜名。後來范希郎，范三郎，范四郎，范士郎，范喜郎，范杞良，范紀良，萬喜良等名字就都在這上面發出來了。

（19）從周代的中葉到宋，這一百八十年中忽然各處熱烈興起了孟姜女立廟運動」。這個運動幾個面目，我至今還沒有明白；不過由此可見孟姜女與萬里長城，搏取了「杞梁骨」的一個傳說的勢力太大了，這使文人學者不能不承認它的歷史上的地位了。天順五年（一四六一）的大明一統志說，「孟姜女本陝之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自負遺骨以來縣北三里許，死石穴中」。這大概是志書中正式紀載這個傳說的第一回吧。同官之說，前所未聞；孟姜成了同官人，於是地方志籍轉入了

秦籍了。 弘治五年（一四九二），甘縣西灣修建孟姜女廟，在同州府山」之外又多了一處（見職方典三七八○）。 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張賓作安肅縣知縣，從古蹟中別得孟姜女祠，把它重建起來。 在部[?]作的記中，說這是孟姜女的故里，有遺衣塚。 這把她說成了燕國人，恐與同官記所說的「燕人苦長城」，劉次莊所說的「居近長城」有些淵源，在記載中顯見得異晚，但起源是很早的。 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湖南巡撫林大欽在澧州建孟姜女祠。 澧州人李如圭在祠記中說孟姜女是秦時澧州人，適都供役長城，她在嘉山望夫而哭，久待不歸，乃親去尋夫。 這又把她說成了楚國人了。 李如圭是知道同官的古蹟的，所以他替這兩種傳說作伐：說澧州是她的生處，同官是她的死所。 其後陝西人馬理做的同官孟姜廟碑記，孟姜女補傳及孟姜女贊等就完全採用了這一說。甘心犧牲了一統志同官產之說了。 隆慶三年（一五六九），周以庠作安肅知縣，夢見了孟姜女，又

尋得了北宋的石刻，就立孟姜女墓碑，又建忠節堂，祀他們夫婦。照這樣說：孟姜女是生于安肅，又是葬於安肅的了。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重修同官縣廟。就是這一年，山海關尹張棟建貞女祠於山海關。她與山海關發生關係是最後起的傳說，但到現在三百餘年中是最佔勢力的。張時顯做的碑文（一五九六）上說她姓許，居長，故名許孟姜；范郎到遼陽城，她前去尋覓，知道他已死，就痛哭而絕。又黃世康做的碑文（見縣志附錄）上也說她姓許，嫁給關中范植；范郎去後，舅姑亦死，她葬姑尋夫，見了白骨，痛哭三日夜而死；扶蘇奏請表封他們官爵，把他們合葬：這一天，飛沙湧成了望夫石，海中湧出了一個圓島，墓在島上雙墳，石上建廟。在這個傳說上應當注意的，她怎樣姓了許，和她的丈夫合葬在山海關。至此，她的墳墓已有了四處：一是同官，二是安肅，三是山海關，還有一個早被人們忘卻的臨淄舊墓。崇禎十三年（一六四三），

山海道副使萱志完又把山海關的廟宇重修了。在不記年代的廟宇中，又有潼關一處。詹詹外史的情史中說孟姜負骨歸葬，到潼關，筋力竭了，坐山岩而死；土人替她立廟。於是她的死所又多出了潼關一處。；想來那地也是有她的墳墓的。

（20）在明代中，各地的民間的孟姜女傳說會齊一般竟透露出來、得到文人學士的承認。但是他們的承認是有條件的：因為他們已經讀了書了，閱歷廣了，多少有些辨別推究之力了。他們對于這種傳說的態度，可以分做兩種。第一是硬併，要把向來不同的地點併合到一條線上。例如上面說的同官和澧州各有孟姜女的傳說，李如圭要把它們併合起來，說她是生在澧州而死在同官的。如此，這兩個傳說便可相容而不相衝突了。但這個硬併是要窮的，例如安肅，山海關，潼關的傳說，他便沒有方法再去併合。何況同官的傳說原說她是同官人，他何得犧牲了這個傳

說的一半，硬把澧州的併合上去呢。第二是硬分，要把變遷得面目不同的傳說分別爲漠不相關的兩件事。例如情史中把杞梁妻和孟姜分做兩人，黃世康碑文中說「孟姜哭夫」有如杞婦，遂追蘘茝之魂」，王世懋孟姜祠歌說「精靈直偶杞梁婦」。這種辦法，固然是最簡便的解決法，但又不免太不顧事實了。

(21)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上海推廣馬路，開拆老北門城門，得一石楷，中臥三尺餘石像，當胸鐫「築造」萬杞梁三字。上海的城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築的，這像當是築城時所置。築城時何以要置這一個像，這不得不取孟姜仙女寶卷的話作解答。寶卷上說秦始皇築長城，太白星降童謠，說「姑蘇有個萬喜良，一人能抵萬民亡。後封長城做大王，萬里長城永堅固」。于是秦皇下令捉他，築在城內。這是江蘇的傳說，爲的是太湖一帶「范」「杞」「萬」的音不分，范姓轉而爲萬，又加上了厭勝的信

仰，以為造長城要傷一萬生民，只有用了姓萬的人葬在城內纔可替代。上海既在這個傳說的長城之內，築城的年代又正值這件故事風靡一世，各處都造像立廟的時候，所以就鑿了石像埋在城底，以求城牆的堅固。在這個傳說裏，范萬喜只是蘇州人，孟姜女是松江人。這也是現在最佔勢力的傳說。

(三)清代學者是最流傳的，他們很瞧不起明代學者的淺陋，所以孟姜女的故事在明代雖蓬蓬勃勃地透露了出來，但一到了清代便不由得不從地平線上震壓到地平線下去了。他們對於這件故事的意見，可以分為四派。第一派是只信左傳而不信它書的，如顧炎武(日知錄)朱書(游歷記存)等。他們說她既能卻郊弔，又何至於踣哭；齊君既能遣弔，又何至乎使杞梁暴骨溝中。他們尋它的變遷，謂人皆知崩城，誰人始說崩長城，分得很清楚。他們對於這些變遷，雖是只爲前人的傅會，但這件故事的演

化的傳狀已能作大致的指實了。 第二派，信得寬了一點，可以信到漢人之說了，如錢曾（讀書敏求記）、王鐲（肯記）等。 他們說崩的城是齊城，其代之漢是出於不考列女傳。 無名氏的東周列國志也是這樣說。 第三派是信從……講，肯說崩的是長城之壘了，但因要維持[illegible]們是秦代的齊人之故，所以說這個長城只是齊的長城而不是秦的長城。 例如劇說方面曲海闡條說：「不知其所謂長城者，乃泰山之下長城，非秦築之長城」；是清[illegible]又議了管子：「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而齊在春秋時已有長城。其實杞梁妻哭崩的城當是齊長城，何以哭崩秦長城的話未曾只聽到崩杞城，崩齊城之說而聽不到崩齊長城之說呢？ 第四，轉了一個方向，說孟姜女不即是杞梁妻，也不是從杞梁妻傳誤的，乃是漢代何處守中的長城的漢將之妻。他在丈夫死後把城修完的范夫人。 主張這一說的有徐德（小浮梅閒話）、和何出光（木蘭嗣雞鳴曲）。他們與徐，字利城，字國傑對了；

可惜把「杞梁」和「崩城」又做錯了。

（23）從清代到現在，這件故事的方式大概如下：（1）征軍逃走。（2）花園遇見，（3）臨婚被捕，（4）辭家送衣，（5）哭倒長城，（6）秦皇想娶她，她要求造墳造廟和御祭，（7）祭畢自殺，秦皇失意而歸。惟在蒙古車王府所藏唱本中見有數本，都說秦皇憐其貞節，賞與玉帶，並無欲得之意。又陝西唱本說始皇封她為貞烈女孟姜，雲南唱本也說秦王封她為一品貞節夫人，命澧州建造節孝牌坊：這三說較為別異。至於在生的地點上，以蘇州（萬）松江（孟）為最有力，華州，餘杭（范），務州，澧州（孟）次之：在死的地點上，總於一致地說是山海關，有一小部分說是潼關和長安。李如圭所考定的一個是早已不通行的了。

（二）地域的系統

以上所說是就這一件故事的縱的系統上看。如果我們更就橫的系統看，再可以得到以下許多。（用現在的政治區域來分開來看，但在故事的區域未確定時只得暫用分省的辦法）。

（1）山東：

它是這件故事的出發點。事實發生在齊郊。哭調是在齊都中盛行的。檀弓和孟子的作者也都是山東人。漢代起來的傳說說她投的淄水和崩的杞城也都在山東。所以在這件故事的初期七百餘年（紀元前五四九—紀元二〇〇）之中，它的根據地全沒有離開過山東的中部。就是後來酈道元說的莒城，也是在山東（今莒縣）。

在這個區域的古蹟，杞梁故宅在益都縣，杞梁墓在臨淄縣。又從張夏到泰安道中經過的長城鋪（屬長清縣）說是孟姜故里，其地有姜女廟。臨朐縣南的穆陵關（齊長城的關）也有杞梁妻哭崩之說。她投水之處說在

徐都故宅西北二十」。 總之，這些古蹟都在臨淄（齊都）的四圍。

但是這個區域中的傳說，現在是被破壞了。不但不能伸張它的勢力到外面來，反而輸受了外面的傳說的侵略。 據清季的傳說，孟姜女是松江人；萬喜良是蘇州人；為逃避築城逃到孟家入贅，年餘被始皇的公差捉去而築，築埋城下。；孟姜哭倒長城時，自身也撞死在城下。 那裏又有孟姜哭，也稱她的夫為萬喜良。 在這種上面，很可見它受了江蘇南部的影響。 又齊東縣志，實徵縣孟姜為許孟姜；這當是受的河南傳說的影響。

在孟姜發見到的唱本，是北京的鼓詞。 濟南興林齋有刻本是段鼓兒調。其中事實和鼓詞相同，只有說用了羅裙包夫骨而埋葬是小異。

〔2〕山西陝西和湖北：

三國時，曹植始言杞梁妻哭崩梁山。 梁山向來說為河西韓城，清崔述始依了詩經和左傳的證據說在河東（山西），但又說「當跨河在韓、雍之界上

，故能阻塞河流」。 大約山西和陝西的山雖給黃河破了開來，但山脈相連，河東諸山的對岸的山也可以加以同樣的稱謂。 如果確是這樣，我們可以說這件故事的區域是在今山西的西南部和陝西的東部。 在這一個區域中，她的故事眞多極了。

先說山西。 曲沃縣侯馬鎮南澮河橋北岸上有手跡數十，是她送寒衣時經過澮水，水漲不得渡，以手拍南岸而哭，水竟退了下去，這手跡便是拍岸時所遺留。 現在岸已崩徙，迹仍不滅。 從這一路線上看，她尋夫時是從西南向東北的。 又潞安也有姜女廟。

從侯馬往西南，是山西的潼關。 明人的情史稱漢日的送衣者，夫卒後她負骨歸家，到潼關力竭而死，潼關人替她立廟。 這是說她死在潼關。 江蘇的仙女寶卷說她到潼關去尋夫，大哭崩城。 這是說被她哭崩的城是潼關。

從潼關往西是華州。 廣西刻本花箋記和廈門刻本哭倒萬里長城歌都說范杞郎是華州人。 我起初尋不出它的原因，後來知道了：孟子說：「華周杞梁之妻」，周和州同音，所以漢書古今人表便寫「華州」，以訛傳訛的結果，於是「華周和杞梁的兩位夫人」竟變作了「華州人杞梁的夫人」了。

華州的西南是長安。 雲南唱本中說她到長安，對城跺腳大哭，北門城牆一齊崩倒。 廣西的花箋記也說她哭倒了長安的長城八百里 長安並沒有長城，或者從這「長」字變出來的。

長安的北面是耀縣，耀縣的北面是同官縣，同官縣的北面是宜君縣。

那三處是這件故事的最重要的地點，故事的性質也極悲壯。 大意是說孟姜負夫骸骨歸來，過了北洛水南奔，追兵將到，她逃到北高山（同官北五十里）中，渴極了，大哭，忽然地下湧出泉了（因為它的聲音永遠像嗚咽一般，故名哭泉；又因是她的節烈之氣所感，故名烈泉）。 她又走了一

回，他得利害，逃不動了，追兵緊隨在她的後面，正在無奈之際，忽然山峰轉移，遮迴了她，把追兵隔斷了（後來這山就叫做女迴山）。走到同官水灣，氣力已竭，把丈夫骸骨放在西山（一作金山）石穴下，自己坐在旁邊死了。土人敬重她的貞節，就地埋葬，又塑了夫婦兩像，立廟祭祀。石穴中有洞隙，祭祀的時候可以看見金釵的影子。這座廟在同官北三里，宜君南三十里，壤地亦錯，又涉及耀縣，所以在這三縣的志書上都有記載。關中勝蹟圖志說，「女迴山橫亙官路，忽道從峽口出，」可見其險。耀州志駁遮迴之說，以為是負骸迴經其間故名，這也不過用了常理來駁辯着罷了。這件故事，猶存着漢代人神怪感天的想像，和崩山之說極相近。

明一統志說孟姜女是同官人。清陝西通志也這樣說，又說適范植僅三日（耀州志同）。耀州志引孫世芳孟姜女傳，說「秦法，役亡者輒填城

土中死」，和同賢記所載相同，異乎江浙厭勝之說。 明季三原人馬理作孟姜女補傳，祠碑記，孟姜女集，爲孟姜女的故事一個彙集，其中餘同官傳說尤多。 但他和喬世寧一樣地信了李如圭的話，一口咬定孟姜女是灃州人；他的碑記中又稱爲「前秦灃州人」，甚可異。 他的文中稱孟姜之夫爲范喜，又范郎，又范喜郎，想來是以「喜」爲名，以「郎」爲稱謂的。喬世寧說：「其夫范氏，亡其名，稱曰范郎」，也是以郎爲稱謂之詞。 最近西安文明堂刻本鐵角墳十張紙說孟姜女配范三郎，婚後未滿一個月就別了；送寒衣去時，始皇封她爲貞烈女孟姜。 興平萬世堂刻本王桂英哭殺塌中也是這樣說，但又稱她爲孟長姜。 秦腔中有哭長城劇本，未見，不知道是怎樣的。

再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明黃世康做的山海關孟姜碑文起首說她是「關中范植婦」，原和陝西通志的話一樣，但下面說她「出秦嶺而西，循漆川

而北」，則便不可解。她住在關中，要到山海關尋夫，須向東北行纔是，何以竟向西北走去呢？這恐怕是他誤鈔了陝西的傳說，而陝西的傳說乃是向西北的長城去收骨的（看他們說孟姜是同官人，又說她負骨沿北洛水南旋可知。）那麼，陝西人說的哭崩的城，一定不是山海關和潼關，更說不到是杞城和莒城了。

至於同官一帶的孟姜女故事何以會得這般發達，我敢作一假設，大約是由姜嫄轉誤的。詩經綿篇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生民篇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是姜嫄原是沮漆間的偉大人物。沮水出宜君縣北，漆水出同官縣東北；兩水把同官夾在裏面，到耀縣而合流。或者年代久遠，姜嫄的奇蹟漸漸失去，適有杞梁妻崩城崩山的傳說起來，那地的人遂把她頂替了。如果這個假設將來有證實的時候，我敢說孟姜女一名亦即由姜嫄而來。

韓城縣的大崗村也有孟姜女廟。照我們想，梁山在韓，這應當是梁山之說的殘遺。但縣志上說，「孟姜女石上手迹在大崗村長城旁，孟姜女尋夫，哭而城崩」，那麼這個古蹟也是歸到崩城上的。或者崩城之說的勢力太强了，他們只得把這大崗村的本地風光丟掉了。

甘肅方面的材料，除了敦煌寫本小曲以外，沒有得到什麼。這自然因爲交通不便之故。從前的玉門關的征戍者遺了多少悲戀，送寒衣的故事一定是頗佔勢力的，將來這一方面大有發見許多新材料的希望呢。

湖北漢口宏文堂刻有送衣哭夫卷，又題「宣講適用送寒衣」。卷中說河南靈寶縣人范杞良早喪父，年十八因爲娶妻孟姜女。過了兩天，他就被官差拉去築城。范母念兒心切，過了三年，病死了。孟姜負土成墳既畢，就包了衣服尋夫。過了陝州，到潼關，向陝西行去。走了十餘天，思念亡姑，在途痛哭，忽然面前起了一陣旋風，向北而行。她隨

告之下，知道這是湲湲的鬼魂，就隨着旋風走。又過了二十餘天，遇見一老人，名綦矧，他告她，築城的八十萬人夫，不上一年已都餓死了，死後就填在城中，並告她，孝子的骨是潔白的，范杞良既孝，可滴血在潔白的骨上。她一路受仙人點化，菩薩保佑。到長城後，日哭日尋。第三天上還尋不到，她就把身子向城上撞去。忽然間天崩城裂，長城倒了了三千餘丈；反把孟姜倒退了三里遠，昏死在地。她醒轉時，望見長城已成平地，即走進城基，滴血試骨。遂得了丈夫的尸骸，哭了一會。忽然想起昔被韓延察覺；拿去問罪，豈不是連這尸骸也不得回鄉，便急忙打開衣包，細束好了背走，叫喚范郎冥魂跟着南行。她由神靈暗護，日夜行走，翻山過嶺，腳不停留，七天七夜到了潼關。她兩眼血淋，坐在崇雁崖前，寸步難行。男女們數千人上山來看；她將夫骨放在身邊，痛哭訴情，聽的人沒有一個不流淚的。過了三天三夜，她死了。潼關人敬

重她，把他們夫婦尸骸合葬崖下，造烈女祠。在這一本卷裏，是說她往西尋夫的，黃世康所說「出秦嶺而西，循漾川而北」，正是她的路線。但什麼地方是她取骨的所在，依然沒有指出。我們可以說，這個故事大概是同官的故事的分化，潼關的冢墓是全鈔念山巖的老文章的。湖北的西北部接着河南和陝西，說不定這件故事是靈寶至潼關間的故事，而從丹水和漢水流入湖北的。

湖北方面的材料現在得到的很少，僅知道漢口的戲劇中有五仙女臨凡一本，是演孟姜女的，其中有「仙女下凡」及「哭長城」等節目。這戲當是用漢調唱的；看戲名可見其情節和江蘇的仙女寶卷相近。

(3)直隸京兆和奉天：

在這一個系統上，發見的材料中時代最早的是同賢記所說的「燕人杞良」。它的根據地現在有徐水(安肅)，山海關和綏中三處，但都是不相

繞圈的。

徐水縣治北里許，路西有村名小新安，相傳是孟姜故里；村中有灑衣塘，說是孟姜女的浣衣處。　旁有孟姜女祠，明正德間建；隆慶間掘得宋碣，又建忠節堂。　堂側有姜女墓。　她的生死都在一地，和同官的傳說相似。　這地方所以有此傳說，或者因范陽(故城在縣治北固城鎮)和范郎在文字上有些關係而然，但這只是一個極薄弱的假設而已。　這個地點在故事中並不佔勢力，只因從前驛道所經(今京漢路仍之)，容易給人看見，所以在游記上提到的也很多。

靜海縣在徐水東約二百里，那地有兩種孟姜卷，也許留得一點徐水的傳說。　卷一大一小，僧人也唪誦。　大卷未見。　小卷說許孟姜七歲郎唸佛行善；十五歲，由父母命嫁范杞郎。　剛三日，范郎被點赴役。　他不耐苦，逃歸；給官兵追回，在長城隊打殺，葬在城內。　他託夢給她，

她就織了一領赭黃袍，又織寒衣（卷中描寫織的花紋很詳）。織就後親自送去，把黃袍獻與始皇。始皇要娶她，她請在葬夫後。她到長城腳下痛哭，土地與城隍把城牆推倒了。她滴血認骨，要求始皇用黃金棺殯殮，就搽了羅裙跳入水中。始皇敬重她，造了一座姜女廟。靜海又有一歌云，「孟姜織黃袍，三百六十條；只爲范杞郎，一年織一遭」。這把搗衣變成了織衣，想來靜海方面織黃袍的女工是很多的，從她們的意想裏構成了這類的歌和卷。那地又有一謠，內有句云「哭倒長城十萬里」。如果這樣，她不但把長城完全哭倒，而且已經過了原有的長城十餘倍了。

山海關也是道途所經，那地的風景尤好，而且是長城的終點，所以這個後起的地點可以壓倒許多先前所稱道的地點。關東八里有望夫石，石上有亂杵跡。這在當地人的心目中自然是以爲孟姜是住在山海關的：因爲她在本鄉盼望遠戍的丈夫，所以有望夫石；因爲她搗備寒衣時就在望

夾石上[illegible]，所以留下了許多亂[illegible]時。但這個地點給外來的人知道了，便胡亂的[illegible]黃[illegible]的？而山海關已是北方的邊境，[illegible]的居住[illegible]的行程的終點。說這石是在她死後指定的。於是[illegible]的名[illegible]的[illegible]了者[illegible]下。[illegible]外一里許有一小島，[illegible]便[illegible]上面，[illegible]不到頂上[illegible]，冬天[illegible]可[illegible]的，[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說，[illegible]在[illegible]上，[illegible]，人只[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女[illegible]在[illegible]下，[illegible]邊的碑記一致[illegible]，[illegible]而死。黃世康的碑文中又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開陳[illegible]，[illegible]死志未灰，[illegible]，汪精[illegible]，望入九原[illegible]。這只是[illegible]的望夫石[illegible]的。照這[illegible]，范郎的白骨她早已滴血辨得了，立在石上還有什麼意義。又現在的

唱本傳說，凡是說她到山海關收屍的，總說秦始皇想娶她，這或者因孟姜女廟和秦皇島太接近了，容易生出這個聯想之故。據說京奉車過山海關長城時，常有幾個年老的近處人在車上指着城缺，說：「現在這火車能夠通過萬里長城，全虧了孟姜女的一哭啊！」下面萬民齊聲讚着這件故事。可見在他們的意想中，以為鐵路的過道是孟姜女哭崩的。

直隸古北口有姜女廟。這和山海關一樣，為的是一個關隘。

北京的大鼓書中有孟姜女之尋夫，分離她，入夢，宿店，路數，認骨五折。結果，她是投海死的。又有哭城牌子曲，說她千里尋夫；被神風颳到山海關。皇上知道，賞給她羊脂玉帶，表揚她的貞節。又有歎後話一則，表示范郎的被埋和孟姜的善哭。又從老婦人口中，知道她由葫蘆中出生，這是江浙間的傳說傳到北方的。

奉天東南部的綏中縣有孟姜墳，墳前有望夫石，相傳即其葬處。土人

說秦始皇欲納她爲妃，她觸石而死。縣中在山海關東北百餘里，這個古蹟當然是山海關的分支。在那地人的意想裏，這方石有三種用處：一是望夫，二是盡節，三是葬身。

山海關爲往來東三省必經之路，這件故事的勢力既大，恐來由此分化的當不止綏中一支。又朝鮮隆道縣奉天均近，去年馬叔平先生往遊，歸得韓文梁山伯唱本而歸，這是女的故事也未嘗沒有流傳。這都待將來的發見呢。

(4)河南：

從化韓錄中，知道宋代雍丘的孟莊有范郎廟，並以杞梁妻配享，表示她哭崩的是秦的長城。雍丘即今杞縣，在河南省部，孟莊在縣治西二十里。這個孟莊後來就成爲唱本劇本中的孟家莊。當時所以在此立廟，或者因孟姜的「孟」字和孟莊有關而來。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那個地方的

人一定說孟姜女是生長在杞縣的了。

杞縣西灘傳有孟姜女廟，明弘治五年建。不知是否即六朝的一個？元代彰德人鄭廷玉作過孟姜女雜劇，恐怕是為出自河南的故事，可惜已失傳了。現在河南流行的孟姜女[illegible]，都是[illegible]的，東自開封，中經許昌，西至南陽，一律流行，不但刻本，且[illegible]的[illegible]，專從口中[illegible]的也不少。這可以[illegible]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其中字種的大概，是：[illegible]之外，無[illegible]，[illegible]一女，因[illegible]，[illegible]。歌的[illegible]，[illegible]。十八歲時，[illegible]的范喜郎。[illegible]門不到一個月，秦[illegible]，[illegible]他[illegible]了去。有一天[illegible]丈夫，恐要[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為觀音所救，逃至[illegible]。[illegible]丈夫，纔知道丈夫不能受苦，給他們虐死，葬在[illegible]了。一陣香風過去，[illegible]不收，又[illegible]了過來。她[illegible]，驚

動了土大張玉集，[illegible]替他[illegible]屍首。一發時，龍王公會[illegible]潑才有個「二三里」。[illegible]河面總[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來了。他見他美貌，要封他在閣[illegible]。[illegible]要求[illegible]件事：（1）[illegible]，（2）文武百官參拜，（3）替[illegible]，（4）[illegible]黃海岸上。他件件依了。工築時，就拉了[illegible]首，跳入江心。龍王把他救回龍宮，認作乾女兒。

這個陽本，把杞縣一節完全丟了，反把他說是鎮江縣人。我很懷疑這是江蘇北部的故事而流入河南的。這有三個證據：第一，「江寧」在清代是江蘇北部的省會，第二，「東海」總是指淮海一帶的海。今江蘇徐海道也有東海縣（即海州）。第三，「江心」怕也是指揚一帶的江。總之，這三個地方都是江蘇所有而是河南所沒有的。江蘇的徐州和河南的歸德壤境相連，或許是從那裏傳過去的。倘使果是如此，則大可藉此窺見江蘇北部的這一件故事的面目了。關於這一方面，至今沒有集到一點材

料。）

江蘇南部最通行的孟姜女唱春調十二月的和四季的，同時的人也有唱「萬」字不改為「喜」。　借此可見河南的故事受江蘇方面的影響之大。

河南傳說說杞郎是陳州人（今河南淮陽縣），這也許和上蔡有姜關係。宜門御龍湖曲說范杞郎是潁州人，倒不是指的葉縣。便是華州的誤寫，漢口選衣與夫卷說范杞良是潁州霍邱縣人，那西漢山西的曲沃和陝西的潼關都近，恐有些案屬。　以上三說，都是說孟姜的丈夫是河南人的。

（5）湖南和雲南：

湖南的孟姜女故事似乎到明代纔發展的，但很不可靠觀。　南澧境內有姜女故，為澧水所經，它的南岸有小山，頂有姜女廟，建於元代，廟澧東境為澧縣，縣治東四十餘里有新洲（一作東南三十里新城鎮），洲有嘉山，一名孟姜山，面臨澧水，風景秀麗。　上有姜女廟，甚堂皇，廟前

一峰名望夫臺，是孟姜女望范郎處。 山下有石四方，各尺許，光明可照，傳爲孟姜女鏡石，石上有很清楚的脚迹（今石已陷入水中）。 臺旁有小竹，名繡竹；一名刺竹，葉子破碎得像絲線一般。 相傳孟姜女到臺上望夫，一路做着針黹，隨手把針刺葉；後來竟變成了新種。 孟姜女的故宅在山麓。 明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湖南巡撫林大輅和澧州知州汪梓增修廟宇，名貞烈祠，又有百繇堂。 里人李如圭作祠記，說孟姜女是秦時本州人，夫范郎往築長城，她在山上望夫而哭；久久不歸，她又不憚勞苦，親往尋找，但尋夫之後莫知所終。 李如圭是到過同官，讀過那邊的碑記的，于是他併合了兩處的話，說她是生在澧州而死在同官的。 後人信這說的很多，澧州便真成了她的出生地了。

這件故事，依我的猜測，和舜妃是有關係的。 山海經中山經云，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

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 這是說洞庭的女神常遊於江漢沅湘之間，因其常有風雨，因此後人對於洞庭多風雨的一種神話的解釋。 楚辭九歌中有湘君和湘夫人二篇，叙述相思不遂之情，非常的悱惻纏綿。篇中說「捐余玦（一作袂）兮江中，遺余佩（一作褋）兮醴浦」的話，（醴一作澧）湘君和湘夫人當然都是湘水之神，篇中有「帝子降兮北渚」的話，或即山海經的「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自戰國末以「帝」爲人王階位的稱號，又適有帝堯二女的傳說，於是秦博士就說湘君是堯女。 適會舜有野死之說，於是述異記和博物志等書都說舜崩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以淚揮竹，竹上文爲之斑斑然；其地又有相思宮，望帝臺。（這種傳說何時見於著人的書，但看秦博士的話，這種傳說是早已有的。）因爲有這個傳說，所以洞庭南岸有黃陵廟祀堯女。 又因堯女有這樣一段哀豔的故事，和思[illegible]很相像，所以容易使人聯想。 例如庾信哀江南賦云

」墳前「婦之望夫」，血淚淵處「淚」，又提謠傳云：「瀟湘淵水竹、哭墳門宮城」，都是。 湖灣和澧縣在洞庭之西，正是帝女湘君游蕩的地方，實覺兩亦遙遙相對。說不定舜妃的故事傳去之後，他們把帝子湘君忘了。孟姜女的故事傳去之後，他們又把舜妃忘了，把舜妃那一套傢伙都贈與她了：所以舜妃有望帝台而孟姜女有望夫台，舜妃揮淚於竹而成斑文而孟姜女也把針劃葉而成紋竹。

湖南西部的乾城縣的民歌說：「孟姜女尋夫在，單一雙來又一雙，萬里路、昔狩齊鳴」的話。 境崗由於關西，和其實傳說相同。

湖南的孟姜女故事在東面只會似乎毫沒有勢力，但西面的實首會則前受到它的影響。 昆明的孟姜女故事閒問到有六種：（1）孟姜女尋夫，是賣唱的瞎子們唱的；（2）孟姜女哭夫，是小孩子們唱的。這兩種都是小曲；（3）孟姜女全傳，分為鷹記、盡忠義、陰曹府、平山嶺四卷，很像彈詞

，是和着鐃鈸道琴等樂器而唱的。　全傳書首敘述歷代沿革，至「嘉慶皇帝登龍位」而止，當是嘉慶間人作的。　內容大概說：秦朝湖廣澧州孟家莊富翁孟老爺，妻王氏，生女孟姜女。　孟姜年十六，父年已近八十，預欲替她招贅。　一天，老爺得夢，上地指示他，明天有一少年來借宿，可招為婿。　果然，翌日有一自稱應考歸家的范希郎叩門借宿。老爺問明來歷，知道是陳州范員外第三公子，就把他招贅了。　成婚三日，忽有欽差奉令來拿逃兵，他們纔知道秦王築長城，范郎被徵當兵，因他生得伶俐、秦王賜給他令箭，飛虎旗，叫他管十萬人馬。　他在沙場貪了玩耍，天天打陣擺湯江(當是賭名)，把賜來的東西都輸去了。　秦王知道大怒，貶他親自築城。　日挑土，夜挑磚，受苦不過，逃了回來，哪知竟結下了這重姻緣。　這時范郎被捕，姜女送了一程，痛哭而回。　他到了京師，秦王令御林軍將他四十軍棍打死，尸骸築在長城之內，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孟姜女在家等了三年，杳無信息，朝夕啼哭，哭聲驚動了森羅大王，命判官查生死簿，知道范郎是婁金狗轉世，孟姜女是鬼金羊轉世，范郎陽壽未絕，死後居在死城中。他便放他出來，令他託夢與妻。他告她，他的父名范德仲；又請她前往長安收取尸骨。她醒來，就別父母向長安而去。到平山黃邊關，為強盜所擒，鎖閉後堂，幸牛頭好心私放。到界牌路，不能辨路，跌死塵埃。太白星君下凡救她，把她渡過洋子江；又助她烏鴉一隻領路，她跟着到長安。烏鴉站在長城上，她就對城嚎啕大哭，北門城牆一齊崩倒。她滴血認骨滴到第七尸，認到了。巡城官周易感她的孝心，奏請見帝，帝准上朝啟奏。秦王嘉其千里尋夫的大孝，傳旨將尸領回，封她為一品貞節夫人，令澧州知州當備建造節孝牌坊，上寫「冰壺玉潔節孝孟姜女坊」十大字。她到澧州，知州迎接。吩咐人馬簇擁送歸家。她到家時，知道二親都已身亡，愈加悲哭。忽然想起范郎托夢的話

，陳州有他的父母兒長；就派人接到灃州，合為一家」。姜女壽至九十九歲。這一個傳說知果真與灃州方面的一樣（沒去遼關時，敘述湖廣及灃州的鐵欄和風景等甚詳，想來未必是雲貴人作的），那麼，孟姜尋得了夫骨之後原是要安穩穩地回家的，說不定灃州還有她的墳墓呢。

雲南南部的個舊縣有歌云，「你是山中一塊柴，拿來人間做骨牌，……
……低頭吃水孟姜女」。可見雲南有把她的故事畫上骨牌的；畫中作低頭吃水之狀，當是受陝西哭泉的影響。

四川和貴州方面的材料全沒有得到。雲南刻本孟姜女全傳雖標「西蜀樂煥堂刻本」，但據陳格年先生的證明，乃由樂煥堂的主人係川籍之故）。雲南既能隔省而受湖南和陝西的影響，想來那兩省的傳說也是屬于這一系的。

（6）廣東和廣西：

廣東海豐客家民族說孟姜女是一個孝女。她的父親給人埋在長城下；他傍城大哭，城牆爲她倒塌了八百里，她把父尸覓到了。後來補築倒塌的城牆，終于隨築隨崩，故至今長城依然留着缺處。又海豐十二月出歎也說「六月孟姜入了門」（廣西花籃記也這樣說）。海豐邪歌有「四角面出盞燈籠，中央繪出孟姜女」的話，可見這件故事有登人繪畫的。又有二謎，把孟姜女做謎面。海豐東面的潮州，歌曲中有送寒衣，見有代公司留聲片目錄。

以上諸項，別的都很平常，惟獨說孟姜女爲孝女是一件可驚詫的事實。這個疑竇直到見了廣西的唱本時方纔明白。廣西刻本姣錢臨風中列孟姜女爲二十四孝之一，但只說尋丈夫的骸骨；又花籃記也以目蓮救母，孟宗哭竹等並，而以她的送寒衣爲行孝之一。讀了這些，纔知道那邊的人民不但稱子女善事父母爲孝，即妻妾的善事夫君也是一例地稱爲孝

的。 後得雲南的孟姜女全傳，說城官和秦王都爲她的孝心所感動，始知道西南各省關于這一義是很普遍的。 孟姜的變爲孝女而尋父骸，當然由此轉訛。

傜民族對於這件故事的傳說，是：秦始皇有一隻鞭，給他一打，人下的石都跑到長城下」 孟姜女的丈夫被點，身弱不能作工，不久死去，給人埋在城下。 孟姜女尋到長城，知其已死，大哭不已，感動了天地。上帝命五雷下降，把城墻裂開，由她取了骸骨。

廣東三點會祭陳玉貴姑嫂時，須讀一篇很長的哀歌，裏面也有孟姜女尋夫的故事。

廣西象縣的傳說，是：范四郎爲秦始皇撥去造長城，吃不慣苦，私下逃走。 六月六日那一天，風俗上不論男女，爲要祓除災難晦氣，都要到蓮塘洗澡。 孟姜女在家中蓮塘舉行祓除，剛剛解開羅裙，忽見對面塘邊

有一男子仲首私窺。 她因私處已給他瞧見，除死以外只有嫁給他的一法，就嫁與了。 誰知結婚未滿三朝，給官差偵知，把他拿去，舂在城墻內。 她到長城，尋了七天七夜，橫屍太多，尋不到。 感動了太白金星，趁她昏死的時候，把 的靈魂引到丈夫被舂的地方，並教她滴血之法。 她醒來時，照了他的話，還是尋不到。 她氣急大哭，哀聲震動了天地，城就崩倒了。 她尋得了骸骨，負歸埋葬。 在這一則故事裏，還保存得同賢記所寫的形式。

象縣的孟姜女十二月歌，意境與江蘇唱春調所敘相同，完全是閨怨之辭，不說到尋夫的事實。 其中稱夫為范士郎。

桂林文茂堂刻本孟姜女花牆記有較完備的敘述。 它說，東京秦王抽民丁築長城，華州范杞郎只十五歲，也被抽去。 他不堪其苦，夜行日藏地逃入務州（亦作武州）。 務州富家女孟姜女正在思嫁，她到潤水燒香，

許下三願：凡見她在楊柳樹下脫衣裳的，見她在百花樓上巧梳妝的，見她針黹穿線繡鴛鴦的，就願意嫁給他。六月中，她在園中池塘洗浴，把衣衫掛在楊柳樹上，輕輕下水；忽見樹上有人，忙穿了衣問他，知道他是范郎。她便叫他下水，和她成雙。他不肯，她加以恫嚇：說：「如若不然，便要報官提你這個從長安逃出的民丁了！」范郎驚怕，只得在楊柳樹下依了她的請求。她帶他見父母，說明情由，交拜成親。夫婦恩和、如魚得水。一天蒙恬點工，少了范郎一人；追到武州諸光縣，知道他躲在孟姜莊已經兩個月了。他捉去後，就被蒙恬腰斬，築在長城裏。他的靈魂變了鳳凰，啣書與孟姜，囑她早嫁。她不聽，做了寒衣親自送去。一路經過泗州堂，蟒蛇村，餓虎村，雷雨村，山林，桂香村，到泗州，遭逢諸般苦辱。泗州沒有船渡，龍王差野叉把他渡過了。到長城後，不見范郎，在城邊哭了七天七夜，哭倒了長安的長城八百里。感動

丁太白星，指示她覓屍的法子。　覓到後解下衣衫包了，把三尺白羅當作花籃，引了亡魂走出長安。　業恬奏知始皇，提孟姜上殿。　始皇見她貌美，要册立她爲皇后。　她要求三件事：（1）斬業恬仲夫冤（2）喚僧道做齋誦經，（3）御駕親祭范郎，送他歸天。始皇一一依了。　她捧了香爐，在江邊祝告范郎：「有靈有感顯靈現，鬼靈無感墜江中！」說話未了，范郎顯靈立在黑雲頭，一朵黃雲托起了孟姜女，升天去了。　業恬鬼魂呼冤，她說，「我們都是星宿，是五行的相尅呢！」　這一篇故事極可注意：第一，在楊柳樹下遇范郎成親，和文選集注所引同；第二，她包了屍骨，用花籃引亡魂出長安，與「賈依護」被魂飢魄相逐歸「舖意同。　恐怕廣西的傳說還保存得唐代的這件故事的大概。　那時的孟姜女是一個活潑潑的女子，並不曾受過詩禮之化，那時尋屍的結果是要歸葬，並沒有要換了秦始皇去辦國葬呵。

這個唱本裏又有幾處應當注意的：一是崩的長城在長安，二是泗州和武州（或務州）的地名。書中說及泗州六次，務州二次，武州一次。而且孟姜女一出門已到泗州營，經了許多山村扶到長城時又是泗州，可見作者眼底的天下是很小的 泗州在安徽的東北，錯入江蘇的西北部。 武州，歷史上共有六個，其中一個是下邳（見隋書地理志），離泗州極近，不知是否卽此。 如果是此，那麼，這和河南最通行的一個唱本怕有些關係了。 務州，當是武州之訛。 如果武州反是務州之訛，那麼，浙江的金華縣是隋置的婺州，或者是「婺」字傳誤的。 又按：務州之說在南部諸省中甚有力，不但孟姜女的故事如此，廣東海豐的紫山伯和祝英臺的節義全歌也說「務州樂家」子兒。」

（7）福建：

南宋時，莆田人鄭樵在通志中說釋官演杞梁之妻的故事成萬千言，邵

武生人所作的盜子[illegible]以，盜長二寸入流，想見當時[illegible]方面這們之盛。

蕭[illegible]宇謂而有[illegible]女[illegible]記一本，[illegible]周死於[illegible]，鬼的事[illegible]崔往[illegible]，[illegible]國行，劇中[illegible]甚，是九龍山，為盜所造，[illegible]故事[illegible]這是和「長[illegible]」的分化。

近年，[illegible]劇[illegible]女一本，中分長亭別，遇盜，[illegible]團[illegible]門劇門圓種。[illegible]門即是浙江的[illegible]女[illegible]說，新聞[illegible]怨體。遇盜中有「[illegible]」[illegible]也將[illegible]，可能孤身失落山林[illegible]和浙江[illegible]蘇的故事相同。

匡門的[illegible]現存元代公司[illegible]匡門的御前諸曲是據元[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中[illegible]一度遇到的[illegible]曲[illegible]這件故事的[illegible]一[illegible]，二為到長城，三為[illegible]將[illegible]，四五為吳夫，[illegible]

州門萬家的秀才，辭別父母。 廈門又有通行的唱本兩種：一則楚蘇花廣記；一是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歌，廈門人數機仙用土語編的。 歌中說，武州孟崇那的姜女在家思嫁，在城隍廟燒香許願。 六月到園內洗浴，遇見杞郎，成了婚配（詳情與花廣記同）。 觀音點化，不見杞郎，屈指一算，知道他遞在遠縣，便派兵提拿，押到長城斃了，葬在城內。 他的靈魂繞了幾時，到姜女處報說他死了。 她做了衣送去，經過了潤州堂，百花巷，兩山嶺，大黃山，黑蛇村，猛虎埔，麒麟寨。太行山，樹林堂，洋子江，三義路，逃到了許多危險：由神靈保護，始得過去。 太白金星化做白鶴，把她引到了長城。 她問番官，知道杞郎已死，大哭，哭倒了長城數百里。 杞郎屍骸葬處，三十六骨化為一堆。 她滴血覓得後，用彩裙包骨，脫鳥巾做旛，燒化紙錢，引魂還去。 秦王把他提到宮中，秦王要娶她做后。她要求了幾層事，[illegible]情、[illegible]下感[illegible]件事情。他都依了。[illegible]

個月後杞良屍骨運好，姜女入內看着，雙請設圍斬首以祭。官郎卽遠化做羅雲，她就遁入。秦王見其自日上天，罵為妖精。她在其頭回罵三聲，罵得他面闊浮浮，落在東海邊做了一頭春牛；年年春天給人敲，留下了萬古的惡名。這篇故事是大體根據於花燈記的。

（8）浙江：

平湖縣治東二十九里有青山，又名擣衣山，離乍浦鎮一里，高六倍，廣數畝。山下有孟姜擣衣石，舊名一片石。乍浦八景，其六曰「孟姜擣石」。乍浦又有孟姜故居。這一節只見於平湖縣志，或者是早已忘卻的傳說了。花燈記說姜女住在務州；務州當是婺州之誤，那麼金華或許也有孟姜故居。

紹興一帶是孟姜女故事極盛行的地方。「目連戲」中有孟姜女戲，戲中的故事大概是：有兩個賊到一個員外的家裏偷南瓜，回來剖開，裏邊是

一個人，他們怕了，又回去。 自外邊來了一丈夫，名為萬喜良，後來秦始皇造萬里長城，要有一萬人埋在城裏，後有人說萬喜良一人可以抵得萬人，便下令捉拿。 孟姜女也不是人生的，是在葫蘆裏生的。 又說要有[illegible]月必從南瓜，相傳古時有月亮墮入瓜內，剖開後成一女子，即孟姜。

這些傳說有兩點是最注意的：其一，萬喜良和孟姜的本體就是[illegible]，不但他們的傳說必須死後成為[illegible]人投胎；其二，是以這件故事諸在蘇州的[illegible][illegible]，不像別的方言郎因以這後[illegible][illegible]研究而[illegible]在長城內，孟姜商[illegible]說，江浙一帶都很流行。 [illegible]紹興說，則[illegible]思在[illegible]江邊原[illegible]圖不成，常常會須用[illegible]面緊合。[illegible]時開，忽見一人[illegible]的也上[illegible]說；領借陣語，執筆之石下，圖畫乃圖，後在圖旁[illegible]記之。 近年這種的鐵路到曹娥江，預備架鐵橋，適教育廳調查學齡兒童，一時謠言蠭起，說凡是調查的兒童都要攝影在橋底的。 因為有了這種背景，所以這件故

事也就跟着變了。

紹興流行的孟姜女四季歌，卽是蘇州的彈調「天落雨」，不知道這是那裏傳了流到那裏的。至十二月花名歌，則是江蘇的從而流入浙江的，因爲唱春調是江蘇的調子。這些似乎在浙江全境內通行。

浙江的孟姜女唱本似乎都是江蘇傳過去的，惟寧波朱彪英齋刻的孟姜女五更調是用寧波語做的。

紹興道士作法事，內有「翻九樓」一項，高唱了十二個月花名。在其中的一種喚做「孟姜女游花」。平湖羊皮戲（用羊皮作的影戲）中亦有孟姜女送衣事。又男巫祭神和石匠工作時所唱歌亦皆有此。又瞎數算命和鳥啣牌算命中也都有孟姜女的譜。又寧波灘簧中有一種排列講式的方式，喚做「孟姜女尋夫」。

上海印的唱本和演的戲劇，有六種流行過是是錄杭人。餘杭龍本湖

不道，或言是高袁的故事所演化的。今將戲曲中萬里尋夫相傳而不宣孟姜女各敘於下。秦朝的兵部尚書徐杭人范啟忠與趙高不睦，死後其妻梁氏擔逝，單傳一子范杞良，在家讀書。始皇要造萬里長城，趙高借此報讐，說長城工程浩大，須得百萬人。若杞良是一個奇異之人，若得他葬在，可抵萬人之用。始皇准奏，令兵部前往捉拿。兵部尚書[illegible]好。家人急速送信，杞良逃到松江，逢上陰雨，在門口休息。隱德齋會官上大夫，因秦皇無道，告老還家。他只有一女名孟姜，因曾夢見貴官，得他必須見她肌肉的人纔可婚配，故父母都沒有替她許下人家。這一天，她在園中賞景，用力過猛，扇落池內。她正在脫去衣裳，探求取用。杞良由牆上跌下，不覺吃驚。小心、見了他，詢問來歷，他直說了。她因肌膚肉已給他看見，便稟明父母收他。不意僕人呼喚徵到來婢，消息漏出，查要捕捉去，始皇令在長城下斬了。孟姜備了寒衣，親自送去。由僕人

這時孝女春香伴送。途中蕭良起了不良之心，將春香推落湖中，並逼孟姜和他成親。（他假說要取山腰紅花爲媒，把他也推落湖中去了。）她獨行到了臨天，關官燒起是流糧，要她唱曲，她就唱了一首四季歌（即蘇州過關的春調）。她到長城，知道丈夫已死，大哭，哭倒了長城的一角。骨骸是千人，塗在棺中。始皇欲封之爲妃。她要求三事：（1）將范杞良用首送葬，（2）滿朝文武掛孝，（3）建造渭洋橋以祭。始皇一一依了。禮畢，她回轉行宮，作書與母訣別，遂到橋上跳水而死。官隊伍接到這信，同州府爲衛廳道，孟姜也立了廟。在這個故事裏，含出了萬郎公和烈道爲之戀，一晉的范杞梁給孟姜女。這真的變化萬千，閩省的南道情曲等，和江蘇的故事同了一半。

（9）江蘇：

江蘇南部的孟姜女故事是最後起而現在最占勢力的。凡是這一方面

的故事．都說孟姜女是華亭縣人，萬喜良是蘇州元和縣人。因爲江蘇的文化發達，上海書肆搜羅着全國最新的樣，所以上海石印的孟姜女唱本普遍到浙江，福建，湖北，山東，河南，山西諸省，無形中改變了各國以來對於這件故事的記憶）現在北京的秦腔女伶演孟姜女劇，也說孟姜的丈夫姓萬而是元和縣人了，逸窩閑時也唱花名歌詞了。湖北黃佛西先生在漢口寄回漢口的長歌一冊的唱本也只以萬喜良爲名了，孟姜女的媒他也以「姨婆蕭居，可爲德見一爲原因了。

江蘇南部民間最流行的是唱春調的孟姜女十二花名，或是唱十二月花名節氣的佈成的四季花名。這種歌也傳到浙江，湖北，河南等處，遍西光通行。（其中大半是閒談之詞，借了孟姜女的名字而寫出思婦的懷念，與這件故事的本身並沒有什麼關係。例如「蠶籃掛發桑竹上，剔把眼淚勸郎桑，不即是唐人詩中的『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嗎？「滿滿許除淚

不鬧，孟夫欲得不成雙」，也不即是詩經中的「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嗎？

但普通的孟姜女特別花名（上海久會齋石印本）和最新孟姜女十二月花名（南京刻本）都是「十本事的了」。又蘇州俗志書社刻本孟姜女五更調說「唱是新聞，新聞奇奇事」，又把這件故事認作了新聞了。

河南唱本說孟姜女是江寧人，不知道在江寧本地有這個傳說沒有？普通都說孟姜女是華亭人，當是由蘇州演變來的。「孟姜生於南瓜中」的話，是柴關方面說，但不及紹興的普領。又蘇州有鰥帶魚（狹長的海魚）說孟姜女的裹帶所變成的傳說。

有一個最通行的唱本名孟姜女萬里尋夫，不知道印過幾千萬冊了，差不多每個小書攤上都找得到，各省也都傳去了。這唱本上說，秦始皇造長城，沒有神仙不能築成，傷百姓太多。天上神仙知道了，化了凡人送信。說蘇州萬喜良可抵一萬人。始皇聽得大悅，立下皇榜捉他。榜文掛到蘇

州、萬員外打發兒子逃生。 他逃到松江，匿在孟家花園的樹下。 這天孟姜到園游玩，一陣狂風，把她的扇吹入池中，喚婢不來，她就脫去了衣服下池撈取。 忽見樹下有人，問知其故，她便說：「我是立過海誓山盟的，見我白肉的是我的夫君，現在就嫁給你！」回到父母處，說了。 正在掛燈結彩，給外面知道，把孟家圍住。 喜良捆綁上船，到長城時已患病，築城三天就死了。 孟姜準備寒衣，叫孟興送去。 他知道喜良已死，到蘇州嫖賭完了。 孟姜夢見喜良，得悉實情，決心自送寒衣。 過了終七，辭別父母而行。 她經蘇州後，到許墅關，關官逼她唱曲，她就唱了十二月花名。 一路走去，經過望亭，無錫，高橋，六社，橫林，戚墅，丁堰，常州。 她到清涼寺中叩禱，觀音命棗賦和城隍保護，土地引路，限於七日七夜內到長城。 從此經丹陽，鎮江，黃河，到長城。 她向城大哭，喜良陰魂顯現，城倒露出屍骨，她滴血認了。 繼子報上去，把

她解在金殿。始皇見她貌美，要封為正宮。她要求三事：（1）要長橋一座，十里長，十里闊，（2）十里方山造攻墓，（3）萬歲身穿麻衣到攻前祭奠。他件件都依了。工竣後，排駕起行，過長城，上長橋，過了長橋到攻前。祭畢，始皇要她同回宮庭；她駡了他一頓，投入長橋下死了。皇后知道，封他們夫婦為大王和天仙，又駡始皇無道。他大怒，綁皇后到法場。太后知道，救回皇后，封贈妻良們，這個故事除了末段的滑稽趣味以外，可注意的是它所用的地名。它記蘇州到常州的驛站很清楚（即滬寧鐵路所過的幾個站），但常州以西就只知道丹陽鎮江兩個大城，過了鎮江就只知道是黃河與長城了。在這樣寒儉的地理知識上，可以見出作者確是一個蘇州的民衆文學家。

還有一本孟姜仙女寶卷，也是很通行的。現在所知道它的的流傳的地方，已有浙江，廣東，廣西諸省了。卷中說，冬至節，諸仙叩賀玉帝

退班後，各自遊行三界。　仙姬宮管蠶桑的七姑星，鬥鷄宮管禾苗的芒童仙官，遊到南天門前，望見下界殺氣沖天。　芒童仙知道秦皇要造萬里長城，立願去救萬民災難。　七姑仙勸住他，不聽。　她心中不安，要救仙弟的難，也下凡了。　芒童仙投到蘇州萬家，名喜良，父萬大心，母鄭氏。　七姑仙到華亭，不願受胎產的血污臭穢，見孟家莊冬瓜藤大，就遁入瓜中。　這一顆冬瓜，是孟家僕人孟興所種，但只藤蔓到隔鄰姜家而生。　孟家主人孟隆德是一個財主，沒有子女。　姜家只有一個年近八十的老婆婆，孤苦非凡。　這天孟興去採瓜，姜婆婆因生在她的地方，和他爭奪。　地保判斷，兩家對分。　孟興正要切下時，仙女在瓜中着急大叫。

他們大膽削明，在邊上剖開，只見裏面端坐着一個女孩。　孟興把女孩抱去，姜婆婆搶不到手，奔到縣署喊冤。　縣主斷此女為兩家公有，取名孟姜女。姜婆婆和孟公合爲一家。　兩家都滿意而退。　不久，姜婆婆死了。

孟姜長成，父母要替她招贅。說顧意行傳說。其實，這很明白，這此來是為接應仙弟的，不過借此推託而已。一天，玉帝登殿，查悉他們私自下凡之事，大怒，命太白金星傳下黃諭。始皇聽得黃諭中有姑蘇萬喜良一人能抵萬民的話，就出了榜捉拿。喜良逃到松江，見孫花園，挨進亭等。其時孟姜唸佛已畢，到花園散心，忽然一陣狂風，把吹跌進池之內。喜良連叫救命，驚動喜良，拖出池出來。孟姜出來，問了他的來歷，孟姜心中明白，是為了結這一段塵緣來的。孟姜向他說道：卽行婚禮。不料給秦皇知道，在合巹時，捕去了。他到了長城，城當因其代萬民而死，待他十分優渥。李斯奏請秦皇大葬他，賜萬喜良王爵，封為長城萬里侯高王鎮神。始皇從之，親往致祭，祭文上寫「正統十年」。

他一路受盡艱辛，已病半月，此時病不能動，如木偶一般。太監武士們替他換了衣衫蟒袍，扛在長城地坑中，四面泥土築定。他一縷回來，

託夢給父母，說封了里萬侯，死也甘心了。他又到孟姜處去，見她正在哭著，說，「當年勸你不要下凡，你不聽我，現在害得奴同來受苦！」他託夢與她，囑其親到長城，請始皇勅建萬王神廟。她辭別父母，哭泣上路。 到了潼關，大哭一聲，城頭坍了，原來喜良顯靈，把他的屍骨露了出來。 潼關總兵把她解到金殿；始皇見其美，要逼嫁與。 她要求三事：(1)造坵坟，(2)造萬王廟，(3)御駕親祭；他一一依了。 一個月後完工，始皇親祭，焚帛燒錢，火光熊熊。 她漸漸近火，始皇正喚她留心，她已跳到火裏，化作一陣青煙，上天去了。 始皇叫苦連天，命人尋看屍骨，毫無蹤影。 他疑心孟姜是仙女，又在萬王廟旁造起仙女宮來。

孟隆德與萬大心本是好友；此時萬家老夫婦把住宅捨與常州清涼寺，遣散僮僕，住在孟家。 四老一同唸佛修道，南海大士前往點度。 孟姜上天，和喜良相見，携手同歸，拜見四位父母。 大士降臨，帶領他們同見玉

帝。孟姜使女從長城歸來，只見四老盤足而坐，音樂喧天，冉冉脫凡上天去了。」太白向玉帝說情，赦范黃七姑無罪，復原職；四老也派了天官職事。」這篇故事，婆子氣重極了，只因「寶卷」的事本是在婆子社會中流行的。（它說萬喜良本是爲救萬民來的，孟姜女本是爲救仙弟來，而又未經投胎，不昧本性，一切的痛苦都是她預料到的，太白星的降童謠是爲完成喜良們的志願的，她跌到池內是給風吹下的（無撲蝶的遊戲），也沒有裸浴的輕薄），喜良葬在長城內是穿了蟒袍封爲萬里侯萬王的，萬孟兩家父母都是由太白超度到天宮的，這是何等的慈祥，何等的有禮儀，何等的美滿呵！

還有兩種章回小說，是脫胎于上面說的唱本，寶卷，戲本的，都是上海石印本：一喚做孟姜女萬里尋夫全傳，凡十六回；一喚做哀情小說孟姜女（又名萬里尋夫貞節傳），凡十二回。這二種也都流傳到直隸，河南，

湖北諸省。

萬里尋夫全傳中說，孟姜是孟隆德晚年所生，長發美慧。她從一綹花須學生，這人是一個有道義婦人，教她讀書，數年中學成了滿腹經史。萬喜良在蘇州，以學問著名。其時始皇要造長城，有一散仙告訴始皇說名，知道喜良是仙人轉世，曾受此劫，就往見始皇，說萬喜良可抵代。萬夫得兩號，始皇就行文到楚國，令楚王提拿。楚王遣強，只得到蘇州張貼榜文。萬員外聞兒子易服逃生，懸乎往查，就是喜良遁身離去了。「孟宮相圖，始皇大怒，傳旨無論何國，一體嚴拿。」這時孟姜十六歲了，父母正要同她擇婿，她得了一夢，夢見花園中蓮開並蒂，鴛鴦交頸。在賞花時，鄭起了一個石崖，風吹落下，把蓮花打碎，鴛鴦打死了。醒來，對父母說出此事，他們也就得到了同樣的夢。這天，孟姜背使進花園納涼，忽見一隻飛舞的蝶，上前撲著。用力過猛，跌入池內。

兩腿是泥。 因在夜間，就脫衣洗澡，全身白肉竟為喜良所見。 她抬頭見他，羞得無地自容，穿衣喚他，問明情由，便要嫁與。 喜良不肯，她拉他到父母處，以死來懼，他只得應允了。 消息洩漏，欽差趁着婚時前往搜查，從後花園房內搜出 喜良到長城作工，一天，就死了。 督工官命人把他埋在城內，不到幾天城工已完，以前坍塌的地方也都修好。 孟姜秋後，封了幾件寒衣，派王其代作送他， 血淚漣漣與寄去探視；他到時正值砌築，因不肯說出，只說患着臥病 他們又說他花錢去和僕同說去，他到燕州民莊荒村，一年後用光了錢回去，孟姑娘驚死了。 這夜在夢見喜良，只說其冤，囑之事。明天要找他時，他早已離走了。 她立志前往尋骨，過了七七，和僕孟潮帶小丫頭同行。 喜良托夢時，曾給她一雙黑鞋，醒來時丟了一隻小鞋，這時懷着。 起行之日，不知路徑，在鞋前占衝，只見那隻小鞋翎着亂跳。 她們想着，就用它前領路。

先到蘇州，拜見了舅姑。 有一天，忽地出來一個打棍人，把孟相打死，把小苦玉在山腰，原來這正是孟興。 他逼她成親，她心生一計，把手中包了石子，失手落在澗中，說包內有黃金二十兩。 他貪財心切，順崖下取，給孟姜投石打死了，她孤身半夜走到李店，纔得一家有機寶菩薩，請來借宿。 這讀書的小孩名韓信，剛七歲，已立了滅秦的大志了。 她到木德川，行李給賊人搶光。 到曹家店，幸遇店主相助，得了些盤川。到潼野關，關官不放，她唱了十二月花名，他也落淚了。 出關後，遇見一個背着小孩的老婦，給她一封棗子，陪她在望亭睡眠。 她半夜醒時，面前睡着大小二虎，她驚慌奔去。 明天醒時，只見留着一個簡帖，上寫「潼野關土地奉了菩薩法旨令本關山神母子前來保護，所食棗名火棗，是仙家的妙品，食過十二枚便可一年不飢不渴」。 自此以後，她不吃東西，行路也有精神。 她在路上日誦經卷，黑夜也不停宿，只管往前走。

有一天，她走過一條有妖怪的山路，給她天宮中的姐妹麻姑和許飛瓊救了，從雲中送到無錫。孟姜由此過萬橋，六社，橫林，戚墅，丁堰到常州。常州南門有個清涼寺，她叩門求宿，看待她的兩個女冠原來是華周杞梁之妻。她們自哭夫之後，雖蒙齊君撫卹，終是孤寡無所依。二人往山中挖菜煮食，忽然挖出了一個何首烏，吃後白髮變黑，精神平舒，不飢不渴，年紀不過二十外，衆人都稱她們為仙人。活到一百餘歲，親丁俱無，又加樂毅伐齊，國內大亂，恐為強暴所污，到清涼寺出家。自從到此以來，已經了一百餘年了。這天，孟姜女進殿哭拜菩薩，夢見菩薩命黃蹼和各府州縣城隍土地在七日七夜之內送她到長城。，又命滸墅關山神將押贓押到長城，將寶物贈獻與她。華周杞梁之妻聽得了菩薩的命令，十分欽敬，說她這樣貞烈，自愧不如。她到丹陽，見慈航寺香火很盛，進去參拜，忽然聽得一聲，把能言的活書僮打死，現出白毛老猿的本相，原來

它受不盡他的一弄，進行的寶鞭把它打死吧」。在這裏，她又遇見了高漸離之妻」。從此到金山，因無錢渡江，到大王廟歇，大王把她在潮頭上送過去了」。她到黃河，又無法渡過，「黃龍投」，黃龍把她送過去了。第七天上，果然到得長城」。由於丁郎示，找到了六角亭；拍着城牆大哭，把頭撞出，許多骨骸落了崩。她便撞到一段城牆」。喜良醒來，見死了的刺股貝在旁邊，將衣包鋪八，她把包打開，把一件一件股股地拾取；底在衣服裏。」隨步、鏈錘子，由後小鶉落下來，驚是難了」。這時守城官奏知刺住，始皇派趙高提提」。孟姜見了趙高，破口大罵。趙怒，命將喜良骨燒化成灰」。兵不去時。見有兩虎守着，不敢走近。趙高帶孟姜見始皇，不易學服，始皇愛其美。命主貴守他說親」。孟姜要求三件事：（1）造十里長橋，（2）造十里方圓的墳墓，（3）皇帝大臣往祭。始皇……依了」。這座橋跨過了鴨綠江，好似飛虹百丈。祭後，始皇要孟姜同歸

。她一直跑到長橋，大罵始皇，高叫丈夫，跳下去了。 始皇叫人打撈，不知去向，原來他的尸緊貼在江岸呢。 始皇回京後，他又自己發上岸來。 守城官把他盜歸，暗暗地埋在喜良墳內。 皇后罵了晉王，險些遭斬，給太后救下。 萬員外聽得孟姜死耗，自去招魂，又為他過繼一子，到松江接取陸德夫婦同居，弄孫自娛。 這本小說大約是一個略略通文的人做的，所以他知道那時的蘇州屬于楚國，又知道有高漸離韓信諸人。最奇怪的，他會使孟姜女和杞梁妻會面，並使杞梁妻自愧不如。

哀情小說孟姜女叢，用的新名詞很多，是近十幾年中的作品。 起首與寶卷一樣，叙述孟姜的誕生的神話。 下敍萬紀良的父萬敢忠與趙高不睦，辭職退隱。 太白星降下童謠。趙高公報私讎，李斯諫阻無效。 皇榜掛到蘇州，紀良出家人萬祥陪伴逃出。 中途，萬祥給土匪殺害了，包袱銀兩悉被搶去。 紀良到孟家花園，與孟姜相遇。 正在合巹時，即被禁

括捕去。　併到長城，封後受祭，埋于城內。　他的魂到孟姜處，聽她正哭遍天宮諒閑下凡的事，他恐和她見面後她要尋死。不如讓她到長城去吃一番辛苦，這一座廟宇的好，就不託夢與她，飛向外面去了。　孟姜親送寒衣，途中婢當僕害，僕又受孟姜的誑而落澗，她一人獨行，作歌自歎（閩浙通行的四季歌）。　過把城關（即長城總關，）關官疑她是歌妓，要她唱曲，就唱了十二月花名。　她一路哭泣，到了潼關，尋覓不到，披散了頭髮撞去，萬杞良陰魂把城一推，城就倒了。　蒙恬送孟姜上殿，始皇要娶她。她要求三事：（1）葬杞良，埋長城下，（2）萬歲親自祭奠，文武掛孝，（3）近墳前造一座萬里長城侯萬杞良神廟，始皇都依了。　祭畢，她和他携手至望濟橋上，縱身向河中跳下，化為仙體，和杞良同駕雲頭到松江會見四老，告別上天宮歸位。　屍首撈不着，李斯請建仙女廟。　這是全把寶卷作底而用他種有力的傳說，（如萬父和趙高結怨，孟姜途中唱歎

，跳水而死）把它修飾的。

（三）研究的結論

這一件故事僅僅斷續地研究了一年多，所得的材料亦僅由同志錢南揚，鍾敬文，劉半農，鄭德豐，鄭賓于（孝觀），常維鈞（惠），諸先生供給，豈已激起了許多人的「小題大做」的批評，但我自己覺得，這實在是萬不完全的。（讀者不要疑我為假謙虛，只要畫一地圖，就立刻可以見出材料的貧乏。如安徽，江西，貴州，四川等省的材料便全沒得到；就是得到的省分每省也只有兩三縣，因為這兩三縣中有人高興和我通信。）我想：如能把各處的材料都收集到，必可借了這一個故事，帮助我們把各地交通的路徑，文化遷流的系統，宗教的勢力，民衆的藝術，……得到一個較清楚的瞭解。這比了讀呆板的歷史，不知道可以得益到多少倍。至於小

題大做，乃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天下事只有做不做，沒有小不小。只要你肯做，便無論什麼小問題都會有豐富的材料，一粒芥菜子的內涵可以同須彌山一樣的複雜（但這是生著勢利眼的人們所不能理會的）。現在試從這一點貧乏的材料中提出這項故事的大趨勢講一下（裏邊有許多未考定的事實，因便於稱說，不悉列明）：

第一，就歷代的文化中心上看這件故事的遷流的地域。春秋戰國間，齊魯的文化最高，所以這件故事起在齊都，它的生命日漸擴大。西漢以後，歷代建京以長安為最久。因此這件故事流到了西部時，又會發生崩梁山和崩長城的異說。從此造了長城而發展：長城西到臨洮，故敦煌小曲有孟姜尋夫之說，長城東至遼左，故同賢記有杞梁為燕人之說。北宋建都河南，西部的傳說移到了中部，故有杞縣的范郎廟。湖南受陝西的影響，合了本地的舜妃的信仰，故有澧州的孟姜山。廣西廣東一方面承北

面以來的故事，一方面又往東推到福建浙江，更由浙江傳到江蘇。江浙是以宋以來文化最發達的地方，所以那地的傳說雖最後起，但在三百年中竟有支配全國的力量。北京自從明代建都了近一千年，成為北方的文化中心，使得它附近的山東河北成為孟姜女故事的最有勢力的根據地。江浙與山東河北的傳說勝出了[illegible]。這形成了這件故事的堅確不拔的基礎，以後[illegible]地方完全失敗了勢力。除非文化中心移動，這件故事的方式是不會改變的了。

第二，就歷代的時勢和風俗上看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戰國時，齊都中盛行哭調，當時杞梁的材料，一[illegible]當很時的曲目，便以[illegible]了進去、兩漢時，天人感應之說成為一種普遍的信仰，在那時人的觀念中構成了許多奇蹟，如荊軻刺秦王的白虹貫日，鄒衍下獄的六月飛霜，東海孝婦寃死的三年不雨，都是。杞梁的哭，到這時便成了崩城

和環山的感嘆，以致遊兵山迴，因渴泉涌。六朝隋唐間，人民苦於長期的戰爭中的徭役，一時的樂曲很多向着這一方面的情感而流洩，但歌辭裏原只有抒寫普泛的情感而沒有指實的人物。「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於是杞梁妻的崩城便成了崩長城，杞梁的戰死便成了逃役而被打殺了。同時，樂府中又有「擣衣」，「送衣」之曲，於是她又作送寒衣的長征了。再從別地的風俗傳說上看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陝西有姜嫄的崇拜，故杞梁妻會變成孟姜女。湖南有舜妃的崇拜，故孟姜女會有望夫臺和繡竹。

廣西有祈雨的風俗，故孟姜女會在六月中下蓮塘洗澡。靜海有織黃袍的女工，故孟姜女會得織就了精工的黃袍而獻與始皇。江浙間盛行着厭勝的傳說，故萬喜良會得抵代一萬個築城工人的生命。西南諸省有孝婦事夫孝翁的名詞，故孟姜女會得變成了尋父崩城的孝女。其它如滴血認骨之說，如仙人下凡救劫之說，如華姑尋夫之說，也莫不有它的來歷。

第三，就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上看這件故事的潤飾力。　一件故事，一定要先有了它的遷變的勢力，纔有發展的可能。　所以與其說是這件故事中加入外來的分子，不如說從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上潤飾着這件故事的方式。　倘如上條所舉，杞梁妻哭夫的故事是由于齊都哭調的醞釀，崩城和崩山的故事是由於天人感應之說的醞釀，孟姜女送寒衣哭長城的故事是由於飲馬長城窟行，築城曲，搗衣曲，送衣曲等歌謠的醞釀。　又如望夫石，有它的地方是很多的。　唐張籍望夫石詩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　白居易蜀路石婦詩云：「道旁一石婦，無記復無銘，傳是此鄉女，爲婦孝且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煢」。又續古詩云：「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生作閨中婦，死作山頭石！」　宋蘇轍望夫臺詩云：「江上孤峯石爲骨，望夫不來空獨立，……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爲石」。　明一統志云：「石婦山在廣德州城

南五十里，舊傳高氏女望夫而化爲石，因名。」這些是廣西與遼州，由湖南一綫中的望夫臺和望夫石一例：在湖灃州等處已把它指定爲孟姜女的遺蹟。而當塗（曾鞏所記）忠州（[illegible]所記）等處則沒有指實，或指定別人（如鄭氏）證了。 推原它們所以不被指定爲孟姜女的遺蹟之故，只因她的故事是活動的（可成爲送衣或尋夫而出門），而高氏等因已化石是固定的。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民衆的感情中爲了充滿着夫婦離別的哀婉，故有搗衣寄遠的詩歌，創造爲孟姜女萬里送衣的故事；又看高山望夫的苦心，因而以爲孟姜女登山遠的故事（以及高氏等望夫化石的故事）。有懷着悵往的情想，因以爲孟姜女哭倒長城滴血認骨的故事。 所以我們與其說孟姜女故事的本來面目是民衆所創造，不如說從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中建立出一個或若干個孟姜女來。 孟姜女故事的基礎是建設於夫婦離別的悲哀上，與祝英臺故事的基礎建設於男女戀愛的悲哀上有相同的地位。 因爲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中有

這類故事的需求，所以這類故事會得得到了憑藉的勢力而日益發展。

第四，就傳說的紛異上看這件故事的散亂的情狀。 從前的學者，因為他們看故事時沒有變化的觀念而有「定于一」的觀念，所以鬧得到處狼狽。 例如上面舉的，他們要把同官和澧州的不同的孟姜女合為一人，要把前後兩名的杞梁妻和孟姜女分為二人，要把范夫人當作孟姜女而與杞梁妻分立，要把哭崩的城釋為莒城或齊長城，都是。 但現在我們搜集了許多證據，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故事是沒有固定的體的；故事的體便在前後左右的種種變化上。 例如孟姜女的生地，有長清，安肅，同官，澧州，務州（武州），牟浦，華亭，江寧諸說；她的死地，有秦都，同官，澧州，潼關，山海關，綏中，東海，鴨綠江諸說。 又如她的死法，有投水，跳海，觸石，騰雲，哭死，力竭，城墻壓死，撲火化煙，及壽至九十九諸說。 又如哭倒的城，有五丈，二三里，三千餘丈，八百里，萬里，十萬里諸說

」又如被她哭崩的城的地點，有杞城，長城，穆陵關，潼關，山海關，韓城，綏中，長安諸說。；尋夫的路線，有渡渭河而北行，出秦嶺而西北行，經泗州到甘城，經鎮江到山海關，經杞城關到潼關諸說。又如他們所由轉世的仙人，范郎有火德星，裴金狗，芒童仙官諸說，孟姜有金德星、鬼金羊，七星姑諸說。這種話真是雜亂極了，稍有知識的人總當知道是全靠不住的。但我們將因它們的全靠不住而一切推翻嗎？這也不然。因為在各時各地的民眾的意思中是確實如此的，我們原只能推翻它們的史實上的地位而決不能推翻它們的傳說上的地位。我們既能看出了它們的傳說上的地位，就不必用定於一的觀念去枉費心思了。

第五，就傳說的自身解釋上看這件故事的演進的樣子。例如「孟姜」二字都是可以用作姓的，所以孟姜仙女卷就解釋道，孟家種的瓜生在姜家地上，姜婆與孟公爭瓜中的女兒，縣官斷定為兩家公有，便用了兩家的

娃做她的名。 北方的孟姜女姓許，所以河南唱本也解釋道，「他爹姓許來娘姓孟，配了乾娘本姓姜」。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有許多傳說是本來沒有的，只為解釋的需要而生出來的。 即如孟姜女的婚配：最早的記載只說她因杞梁在窺見了她的身體，婦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故毅然嫁與。 後來為了解釋她何以給他窺見身體之故，便想出了許多方法，或說她墜扇入池，請他拾取，為他所見；或說她入水取扇，污了一身的泥，就此洗浴，為他所窺；或說她被狂風吹落池中，為他所救；或說她懷春思嫁，燒香許願；願嫁與見她脫衣裳的人；或說她虔心事神，觀音托夢，叫她嫁與見她肌膚的人。 又如范郎築在城內，最早的記載不過說他逃避工役，故處死填城。 後來為了解釋他何以要處死填城之故，或說萬喜良自願替代萬民災難；或說仙人有意降下童謠，說只有他能抵萬人生命；或說趙高和他父親不睦，故意要殺他祭長城。 因為各人有解釋傳說的要求，而各人的思

想智識惡受時代和地域的影響，所以故事中就插入了各種的時勢和風俗的分子。

第六，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回看民衆與士流的思想的分別。杞梁妻的故事，最先爲郤郊弔；這原是知禮的智識階級所願意頌揚的一件故事。後來變爲哭之哀，善哭而變俗，以至于痛哭崩城，投淄而死，就成了縱情任慾的民衆社會所樂意稱道的一件故事了。它的勢力侵入了智識階級，可見在這件故事上，民衆的情感已經戰勝了士流的禮教。後來民衆方面的故事日益發展，故事的意義也日益傾向縱情任慾方面流注去：未嫁時是思春許願的，見了男子是要求在楊柳樹下配成雙的，後來萬里尋夫是經父母翁姑的苦勸而終不變的，秦始皇要娶她時，她又假意綢繆，要求三事，等到騙到了手之後而自殺。但這件故事回到智識階級時，就又變了一個面目，變得循規蹈矩了：她的婚姻是經父母配合的，丈夫行後也是奉

事寡婦而不敢露出慾容的，及姑既死是親自負土成墳而後尋夫的；到後來也沒有戲弄秦始皇的一段事。 因爲兩方面的思想有這種的衝突，所以一個知禮的杞梁之妻會得變成了自由戀愛的主張者，敢把自己的生命犧牲于愛情之下；但又因智識階級的牽制，所以雖有崩城的失禮而仍保留着卻郊弔的知禮，雖有冒險遠行的失禮而仍保留着盡孝終養的知禮。 我們只要一看古木碑碣上的記載，便可見出兩股俱傷的痕跡；倒不如通行于民衆社會的唱本口說保存得一個沒有分裂的人格了。

從以上諸條看來，我們可知道一件故事雖是微小，但一樣地隨順了文化中心而遷流，承受了各時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藉了民衆的情感和想像而發展。我們又可以知道，它變成的各種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單純地隨着說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隨着說者的解釋的要求的。 我們更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回看過去，又可以明瞭它的各種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張的各種

社會。

我們懂得了這件故事的情狀，再去看傳說中的古史，便可見出它們的意義是一樣的。 說姜女的生於葫蘆或南瓜中，不即是伊尹的生於空桑中嗎？ 范喜郎為火德星轉世，死後歸復仙班，不即是傳說的「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嗎？ 秦始皇被罵後兩腳浮浮，落在東海邊做春牛，不即是「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嗎？ 范喜郎死而化為鳳凰或烏鵲，也不即是女娃的溺死而化為精衛（帝女雀）嗎？ 餓虎，毒蛇，雨雪諸村，也不即是山海經上的有食人的窫窳的少咸之山，有攫人的孰湖的崦嵫之山，冬夏有雪的申首之山嗎？（用楚辭中的招魂和大招看更像。） 讀者不要疑惑我專就神話方面說，以為古史中原沒有神話的意味，神話乃是小說不經之言。 須知現在沒有神話的意味的古史，都是從神話的古史中淘汰出來的。 請看劉開廣列女傳的「杞植妻」條云，「杞植之

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姜往哭之，城爲之崩，遂負骨歸葬而死」。我們只要看了這一條，便可知道以前的種種有趣味的傳說全給他删去了，賸下來的只有一個無關痛癢的骨骸，除了萬難抹掉的崩城一事之外無沒有神話的意味了。况且就是崩城的神話也何嘗不可作爲非神話的解釋，有如王充所云「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論衡感虛篇）呢。所以若把廣列女傳所述的看作孟姜的眞事實，把唱本、小說、戲本……中所說的看作怪誕不經之談，固然是去僞存眞的一團好意，但在實際上却本末倒置了。我們若能了解這一個意思，就可歷歷看出傳說中的古史的眞像，而不至再爲學者們編定的古史所迷誤。

按，此文之後本附有這件故事的演變表和地域圖，但放在北京，無法取印，俟將來重製。

一九二八，二，一七，頡剛記。

校後附寫

鍾敬文

我因爲想給我們這散漫的民俗學運動，添增些光耀與熱度，所以竭力主張趕快印出選本可以當宣傳資料的小冊子。　顧頡剛是第一個贊成許我的提議的。所以決意把他數年來努力搜述編集的各種材料，陸續交我付印。「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是他先整理好交來的一本。　他因爲忙冗之故，把校對的職任，委托在我身上。我自然不能推辭，也不好推辭。可是，我也是這樣瘠牛似的奔忙，好在延禎兒們幫助我，使我終得完成這個任務。　雖然其中錯處決不會沒有，但總算略可以報命了。　這是我要聲明一下，以示不敢貪他人之功爲己有的。

我草草的校讀完了這兩篇文章，心裏禁不住要說幾句話。

顧頡剛年來最受人家稱許的工作，誰都要知道是那部開中國新史學研究

的紀元「古史辨」。　誠然，古史辨的工程，是值得吾人讚美的。　雖然，現在儘有人仍想用傳統的思想與律例，來壓迫這新萌芽的正當的學術研究。　但在高明人的眼里，他們這種論調與手腕，只在表示着自己的着重太深，離開這個時代太過遙遠吧了。　話雖如此說，但古史辨最大的價值，是在他的方法，而非本身的成績。　這也不能過於苛責頡剛。　因為在兩三千年來毫不致怪的古代史跡，頡剛一旦勇敢地將他一棒打個粉碎，這在學術上是何等難得的事！　頡剛當這短促的時間內，能夠做到那樣的地步。已值得驚喜，何能責以即刻必要有十二分美善的成功呢！　頡剛自序里，似已經很明白的說過，他的這個集子，只是辨論的開始，並非最後的定論。　所以，古史辨第一冊中，暫時沒有很好的成就，並非作者的失敗，乃時勢使然。　頡剛年華尚壯，並且也有意於學，假以十年二十年，安知今日人以為可惜的，那時不已成功得很可愛了麼？

但是，頡剛於古史辨之外，確已有個很成功的工作，這就是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在一班人看來，這是一件價值很低，甚至於無聊或下流的工作亦未可知。但我却十分寶貴他這個工作，以爲他已經先搶奪了古史辨的成功而成功。（這自然在二者工作上的本身，頗有巨細之分，但頡剛能够注目到這種素不理於士夫的工作，而獲到很好的成績，這在我以爲與辨古史而成功，更爲雖能而可貴！）

當數年前，「歌謠周刊」在預告着將出「孟姜女故事專號時」，我以爲這個題目之下，至多只能讓什嗎人寫了一篇幾千字考証或論述的文章而已。及見了頡剛那篇洋洋萬餘字的大作—即本集里所收的第一篇—不禁爲之驚詫不置。以爲這小小的故事，他竟這樣的認眞做起來，而解說的精當，尤使人欽羡呼叫。自那時起，我决意盡一已可能的力量，在材料上給予他以一些帮助，並一面催促他把下篇寫作了出來。頡剛此後，一因自己事忙，二

因材料越聚越多，不願意草草結束，所以在許多時間中只續寫了幾篇小問題的論文，——現編爲「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册」——而下半篇終于遲遲未作。積兩三年的涵養，他才又寫成了那篇孟姜女故事研究——即本集所收的第二篇——這篇總可算是這故事暫時的「寫定本」了。

我們現在一披讀這兩篇文章、誰都要感覺到他取材的浩渺和議論的精審。這並不是無因而致然的。凡是頡剛的朋友，都知道他對於學問的興味與努力吧。徐志摩君在他的散文集子的序上，似乎曾經這樣說過，他一次問頡剛一天讀多少時候書，頡剛說除了吃飯與睡覺！孫福熙君也曾在某一篇文字裏，說到頡剛努力寫作古史辨文字時所給予他的感想之話。其實，頡剛的好處，還不只限於埋頭苦讀與寫作，他那種待人接物上謙遜的態度，尤其是他學問上所以有這成就的主因。你如見過頡剛來的，你總應忘記不了，他在看見你時，怎樣的詳細詢問你的姓名住址，而把他即刻記在他

那本封面磨得有些破爛的日記簿里，，他怎樣的笑口不掩地告訴你什嗎有趣味的話，，或你自己你正在隨意地指手畫脚的談論時，他又怎樣的恭敬着在靜心的諦聽。他對於任何人都存着光明的希望，他對於任何人都願意他向上進的途走。這些，雖只是個人的私德，與大衆初無甚關係，但於他自己學問的成就，及別人人格的修養，都確有很大的影響。頡剛的識見與力學，自然很可佩，但他那八十萬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材料，更分明是他那種謙卑的態度所招徠無疑的。有許多學者的聰明誠可愛，他的驕傲，都未免可厭惡了。所以據我所見，有頡剛的聰明的，頗不乏其人，但有頡剛的成就的，總覺得太少了。你問問緣故麼？緣故就在努力與謙遜之與否而判斷！

我不預備爲頡剛捧場，因爲這於他也是侮謾，何況在己？上面的話，我想至少能得到一部分人的首肯，即使儘有人的不致贊同。已然高興地寫了，就讓他去吧，反正浮俗的毀譽，用不着我們計較。

十七，三，七，夜。